

莊子序

莊子六卷十篇一萬五千一百七十五字

余嘗讀莊子謂其言雖無會而獨應若超無有而獨存其狂怪變幻能使人骨驚神悚詎不稱文章大觀哉乃說者曰其語多列子遂意為附會之書不知此以言乎說劍盜跖等篇則可耳至於叙事汪洋揆辭要渺抑鬱齊殤犧牛楚相秋水逍遙押闔諸章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

遠生苑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

大要出於老氏也彼老氏之以退為進以與為取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不足求足不大求大天下後世言道術者不外焉老氏蓋深於易而莊則深於老者也他遊譚不經者無論其曰父子不可解於心君臣無所逃於天地旨意粹然無謬於九經而與愷宏綽足為天下萬世詔間有

詆訾孔氏而陰實尊崇之何其
滑耶大端九經若江海然汪洋
浩淼非有跳沫搖漾之勢而千
靈萬聖淵乎深藏明月照之則
天高氣清長風蕩之則排空動

卷序

三

地莊子則其中澌滌滄溟洪濤
層起而恣態橫出如蜃市宵鐙
不可方物然詎能出江海外乎
晉人云大造之寥廓清曠風日
熙朝固可寶慶而飄風震雷揚

卷序

四

沙走石以動威萬物亦不可少
莊生之謂矣善繪者傳其神善
書者模其意莊子傳老氏之神
模九經之意而變其刻畫不在
一字一句之奇也後世學莊生
者得其句法章法而深嚴之體
未備也變化之機未熟也超妙
之理未臻也得為莊子也歟哉
夫文不程古不登於上品見非
卓絕則備古人之藩籬乃壯夫

者負靈秉審符彩珙琚濁生平
精力以從事著述乃不能棲約
恬斂架學飛才成一家言以特
立千載之下與古人並驅齊駕
而徒倚藩籬拾咳唾以為也又

八卷序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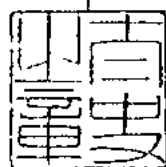
寧不能為莊生負擔竊笑哉要
而論之莊子者九經之庶子老
氏之忠臣也老氏於禮也猶曰
亂首充其說詐為儀秦慘為申
韓流污為鄉愿莊子不失其派

尤能擴大之信可為百家冠矣
莊子而外則多偽書也列子載
亢倉子遂有亢倉子家語云子
華子遂有子華子賈誼稱鵲冠
子遂有鵲冠子士之托空名以
求傳其言亦可悲也余故以為
特立之難云

八卷序

六

中山蔡毅中題



南華真經評註序

郭象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一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邁。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遺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茫。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氣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

南華真經評註

舊序

郭象

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為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真經評註

舊序

郭象

南華真經評註序

馮夢禎

注莊子者郭子玄而下。凡數十家。而精奧淵深。其高處有發莊義所未及者。莫如子玄氏。蓋莊
太日也。子玄之注。月也。諸家繁星也。甚則燭火
螢光也。子玄之注。在前而諸家不熄。譬之毛嫱
西施在御。而粉白黛綠者。猶然雲鬢爭憐。未已
也。近世金陵焦弱侯。並行老莊翼。蓋全收郭注
而旁及諸家。趙女吳娃。俱充下陳。余則去諸家
而單宗郭氏。迴頭一顧。六官無色。昔人云。非郭
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知言哉。余故進之。進
之與莊子等也。或曰。注出向秀。郭氏竊之。更注
秋水至樂篇。遂以名已。然未可知。今人知郭
象。而不知向秀。有幸不幸焉。余弱冠時。所遭多
變。掩戶日讀莊文。郭注沈而濡首。廢應酬者幾
兩月。嗣遂如癡如狂。不復與家人人忤。亦遂不與
世忤。一切委順。蕭然至今。後讀佛乘。漸就冰釋。
然則莊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驅耶。

莊子列傳

司馬遷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
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
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訕孔子之徒。以明老子
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
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剝儒墨。雖當世宿學
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滌自恣。以適己。故自王
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厚幣
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
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
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
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渎之
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
焉。

南華真經評註目錄

卷之一

莊子內篇

逍遙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卷之二

莊子內篇

養生主第三

人間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卷之三

莊子內篇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卷之四

莊子外篇

駢拇第八

馬蹄第九

莊子外篇

在宥第十一

卷之五

莊子外篇

天地第十二

天道第十三

天運第十四

卷之六

莊子外篇

刻意第十五

繕性第十六

秋水第十七

至樂第十八

卷之七

莊子外篇

達生第十九

山水第二十

田子方第二十一

知北游第二十二	卷之八	莊子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徐無鬼第二十四	則陽第二十五	卷之九	莊子雜篇	外物第二十六	寓言第二十七	讓王第二十八	盜跖第二十九	卷之十	莊子雜篇	說劍第三十	漁父第三十一	列御寇第三十二	天下第三十三
---------	-----	------	---------	---------	--------	-----	------	--------	--------	--------	--------	-----	------	-------	--------	---------	--------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一 莊子內篇

晉 郭 象 子玄 輯

明 歸有光 熙甫 批閱

文震孟 文起 訂正

莊子內篇內者對

逍遙遊第一 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

化而為鳥其名爲鵬 鵬之大也 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

北冥有魚其名為鯀 鯀之不知其幾千里也

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

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九萬里不足以及其翼此

其間齊諧者志怪者也 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

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大則

既有所期翼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裁此皆不

得然也非去以六月息者也 至天池而息小鳥

上馬湖曰一事

上馬湖曰一事
大小之分以
小形大非小大
各異其適也

上馬湖曰一事

上馬湖曰一事

上馬湖曰一事

為鰓有鳥焉其名為鰓背若泰山其若垂天之

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

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

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

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各以得性為至自盡為極也而各有所適故

所至不同或翔翔天池或擊志翰拂直各稱體

而足下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

之素既非鼓翼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

以異故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

徵一國者其自觀也亦若此矣得於一方也而

宋榮子猶然笑之故有榮且舉世而舉之而不

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得也定乎內外之

分內我而辯乎榮辱之竟榮已而斯已矣亦不

過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足於身雖然猶有

未樹也唯能自足其未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

善也今然則旬有五日而後反御風而行不能

以一時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月非御風行

而周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行斯必有待

也唯無所不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

乘者無待耳

南華真經評注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逍遙遊

五

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天地者萬物之

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

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

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為非為之正

者也而為之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運之所

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成道

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

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列子之輕妙猶不

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以待然後逍遙耳而

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

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

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者

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

知則各有所不能然也夫無待者不足以待有

之巨細乎故曰至人無己順物而王矣神人無

功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成賴於針

絲故聖人無名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竟讓天

下於計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

不亦難乎時而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

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

然請致天下計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三十九

稽天而不涸。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安則所在皆通。死生無變於已。況窮熱之問哉。故至人之不憂乎形骸。非謂之也。惟理而前。而自然與。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也。故夫堯舜之事。名耳。爲名者。非名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儼然喪其天下。焉。人之無所用章甫耳。然適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學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實然喪之。而會適心於絕冥之境。雖

其樂能令手不掬。所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澣澣。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需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澣澣。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有宜焉。得其宜。安往而不適。也。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平身而伏。以候放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釐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綏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出。若哉。夫大小之新舊。大其極。則何害之。若哉。理均用得其宜。則物皆適道也。

王介甫曰此篇直述體大小二字乃其眼目

鵬鵬大者學鳩斥鴳小者文字一頭

二證一結奇崛不倫

楊用脩曰此篇雖名逍遙遊而未及逍遙之

趣直發端耳得其所所以遊者則此書

無往非逍遙篇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逍遙遊

十一 三陽藏書

齊物論第二 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

而彼我 二十九 今本

南郭子綦隱機而坐仰天而嘯嗒焉似喪其耦

前日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

死灰乎而忘是非者其體中何有大真而已矣

何所有哉故止若直木不動若蓬蒿枝葉若死

灰若朽木之不可用也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常見隱几者而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

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

忘矣汝知之乎汝知之乎汝知之乎汝知之乎

籛而未聞天籛夫籛籛有也籛籛有也籛籛有也

其間矣况之風籛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

其名爲風大塊者物也夫塊者氣者有物無

然故曰生則理然之體是唯無作則萬物怒

大矣故曰大塊者物也夫塊者氣者有物無

山林之畏佳扇動也 大木百圍之竅穴似

其爲風大塊者物也夫塊者氣者有物無

其爲風大塊者物也夫塊者氣者有物無

其爲風大塊者物也夫塊者氣者有物無

其爲風大塊者物也夫塊者氣者有物無

其爲風大塊者物也夫塊者氣者有物無

其爲風大塊者物也夫塊者氣者有物無

其爲風大塊者物也夫塊者氣者有物無

其爲風大塊者物也夫塊者氣者有物無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三十三 陽明書
也。此天籟也。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
也。此竹之屬。情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
耳。無復別矣。然則不能生而有之。本生又不能爲
也。然則少生者。謂其然。然而自生耳。自生者。非
然矣。自生者。然則謂之天籟。然則謂之天籟。然則
以天籟而論。則天籟之爲。以天籟而論。則天籟
之。謂之天籟。而謂之天籟。則天籟之爲。以天
不。謂之天籟。而謂之天籟。則天籟之爲。以天
出焉。此成其自取。怒者。其誰邪。此皆自取之耳。
天籟也。成其自取。怒者。其誰邪。此皆自取之耳。
我此重明。大知開闢。小知開闢。此皆自取之耳。
天籟也。成其自取。怒者。其誰邪。此皆自取之耳。
炎小言。唐虞之世。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此蓋與接爲構。日以心闢。緩者。密者。密者。蓋
寐之與。與接爲構。日以心闢。緩者。密者。密者。蓋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三十三 陽明書
其所謂。日夜相代。代以新也。夫天地萬物。變
其所。化日新。與時俱往。何物萌之。其自然而
然。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言其非
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彼自然也。自然
自然。豈遠之哉。而不知其所爲。使皆自爾耳。
升。而自爾耳。升。而自爾耳。升。而自爾耳。升。而
之。而自爾耳。升。而自爾耳。升。而自爾耳。升。而
也。可行已信。今夫行者。信而不見其形。以得所
之。有情而無形。情當其物。故百骸九竅。六藏
而存焉。付之自然。而吾誰與爲親。存耳。汝皆悅

三十三

論語集注卷之四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齊物論

五三馬端書

之乎其有私焉特情之則是有私也有私則
不為而如是皆有為臣妾乎若皆私之則志過
自生也莫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失
矣故知君臣上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直
人之所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其分耳未為不
為哉是以相治也相治也者皆手足耳目其選相為
君臣乎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
居下豈有過哉其有真君存焉任之而自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凡得其
目為者卑卑卑卑不顧其辱而自安其真
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目

南華真經評註

上指其真人忘其本則一受其成形不忘以
待盡言物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終而思與
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其之能止不亦悲
乎行其能自反此則相安多信其信見而忘其所
而後已故其成功簡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
謂之不死矣益其死同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

論語集注卷之四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齊物論

五三馬端書

不謂大哀乎言其心形皆因而不反此于凡
未嘗以此為哀則凡人之生也固若是乎其
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凡此上事皆不知
知則未有不芒者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
且無師乎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
人各有其成心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
者與有焉夫以成代不感非知也心自得其故
謂長者也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

南華真經評註

昔至也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
人所能至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以神禹
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
有言者有所說其說者有所未定也而後以為是
其未定也者由彼之說未定果有言耶有言
為異於彼者亦有辯乎其無辯乎夫言與辯
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其知所定惡乎

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焉不在言
名紛然而起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
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夫小成榮華
道不可言則真偽是非者行于榮華而故有儒
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墨更相
其所以是則莫若以明是也無是非者儒墨之所
其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
者乃欲明無是非也彼明無是非則其若
而所非者非矣非矣非則無非非是則無是

南華真經評註

其分音所也是以聖人不助而照之於天亦因是
也夫惟是是非之塗而無是非也不當者謂明其
所然也無是亦彼也彼亦為是也彼亦自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此亦自是而非彼
彼各有一是一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
乎哉是後為彼彼後為是是無未果定也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
其環中以應無窮之環環中空空矣今以是非為
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
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
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
也萬物一馬也夫自是以非彼彼之非彼也
彼指喻指之非指也彼指喻指之非指也
彼指喻指之非指也彼指喻指之非指也
均于指非均于指非則天下無非均于指非
天下無非均于指非則天下無非均于指非

堅白丸
萬應丸
石白丸
之牌七

南華真經

樂論

卷一

111

始也者謂無終始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而一死生
夫一之者未嘗不一而有有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是非其也
有無也者有非知然猶未離驚有未始有無也者有非其也
也者知無無矣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有非其也
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
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今我則已
則天曉萬物盡我是非豁然確斯也
有謂矣謂復有需而未始吾所謂之其果有謂

乎其果無謂乎然且氣養于胸中天下其
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
祖爲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形相
附焉大山大於秋豪也若各據其性附物冥其
附則形大未爲有餘形小不爲不足焉各足于
性則秋豪不獨小且小而大山不獨大其大
者以性足爲大附大小之足未嘗過于秋豪
上性足者附大則據大山亦可稱小矣故曰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大山爲小
則天下無大矣秋豪爲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
無大無壽無天是以螻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
足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爲壽而與我並生焉
此小足爲嬰而與我同質則天地之
生又何不強萬物之符又何不一哉既已爲一

之所安無所也則達也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
出萬物皆照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而況德
之進乎日者乎夫日月雖無私于照猶有所不
照之類而伐使從已下至道豈弘其最不釋然
深自之自若皆得其極則齧缺問乎王倪曰子
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所同未必是
而使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
乎知之若自知其所不知即吾有知然則物無
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都不知乃雖然嘗試言

三
林一博藏書

之。以其不知故求教。正言誠言之耳。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
知邪。魚游於水。木野所謂知者。復爲不知矣。夫蜂蟻之知。非于蜂。而笑。蜂蟻者。乃以益合。爲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蜂。庸詎知吾所
謂不知之非知邪。所謂不知者。前是不。且吾嘗試問乎汝。已不知其正。民淫寢則腰疾偏死。鰭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此略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鵲鴝者鼠四者孰知正味。此略舉四者以明美惡之後。獾狽以爲雖麋與鹿交。鰭與魚游。毛嬙西

三一九

婦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
 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此喻來四者以明天
 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而自以觀之仁義之
 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
 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夫利干
害于此而天下之使我無窮，則是非之竟無
定哉？唯莫之謂主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
 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未從
不知故商嫁至人，當
如之，所縣之卜，則也。王倪曰：至人神矣！無心而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
風振海而不能驚。
大辯全形具而物與物冥，老
聾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德

然無算介。若然者，乘雲氣，寄物而行，騎日月，有千胸中也。夜而無而遊乎四海之外，夫唯無其知而在天。死生也。而遊乎四海之外。而況利害之而不死生無變於已。死生第一。而況利害之端乎。足利害丁死生。瞿鵲子問平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從而事之也。不就利，不違害，任而直前無所避就。不喜求，求之，不不緣道者也。無謂有謂，有謂無謂，凡有謂謂者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謂耳，故無從有謂而有此無謂也。而遊乎塵垢之外，尼非塵垢也。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

我矣惡能正之同哉是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異哉相非耳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亦不足據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若其所異異同既異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于好尚而休乎委均得之兩行而息乎自正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各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何謂和邪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之以天倪然之分也曰是不是然不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辨然若果然也

南華真經評注

責其所
以哉
則尋責無極卒至于無
待而徧化之理明矣
吾待蛇蛇蝸翼邪蛇若待
蝸翼則無特擇之所由未為難識也今惡識所
所以不識重由不待斯類而徧化故耳
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形行造物者請問夫造物
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
以物來形故明于衆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
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開闢未有不獨
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猶
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
因形影俱生雖復玄合而弗待也明斯理也則
萬物各反所宗于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
謝而內無所待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
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景儻
云無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

王鳳洲曰齊寧
此

陸奥川日影
泡影

五

之志則無以

之不要爲朋友矣

蝶也。自喻適志。與。自快得意。不知周也。友其夢。而不知周則與。夢死而不覺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後生者必當死而後死矣。由此觀之。則夫在生而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故胡蝶之言。家死者誤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故胡蝶之言。未必非。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夢也。今之不知胡蝶。無異于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言爲周矣。

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三十三 鴻藏書

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焉以周與胡蝶。則明今之百年。大覺夢之分。無異于死生之謂也。今必有分矣。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此之謂物化。日之夢于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于此。而分心于其間哉。方爲此。則不知彼。豈經是也。而愚者猶竊然自以爲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歐陽公曰莊子文字快活似其爲人不在深

思曲說但通大意自是開發無限

王介甫曰齊物論其微意正欲以不齊齊之

求其齊乃不可齊矣諸君子所以失

南華真經評註

卷
齊物論

三
二
場
藏
書

者以其齊也

劉須溪曰或謂莊子欲齊物論非也欲齊則愈不齊矣不是齊他物論是自看得他物論原自齊看得齊則心平心平則無物論矣物論謂指戰國時學問亦非也天地間自有人我卽有是非從堯舜事業六經議論戰爭興廢出處成敗死生皆是非也身外無第二物切於此矣此不足動皆不動矣故

齊爲上

楊用脩曰內篇之文繁而美者齊物論簡而美者養生主

南華真經註卷之一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二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明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內篇

養生主第三 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

生非養生也 吾生也有涯 所稟之分也 而知也無涯 夫學重機

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其

猶未足以操其端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養生主 一 三 楊藏書

生于失當而誠于其極其極者任其至分而無

不知事之在已此養生之上也 以有涯隨無涯

殆已之知安得而不知哉已而為知者殆而已

矣 已而不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為善無近名

為惡無近刑 然則養生之道一故則名達已而全

理在緣督以為經 中以為可以保身可以全生

可以養親 以適可以盡年 得中而無失則事

非未過分也 矣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

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養生主 二 三 楊藏書

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技蓋至此乎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

進乎技矣 所好者非技也 始臣之解牛之時

所見無非牛者 其理開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

也 但見其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會官知止而神欲行 司察之官察依乎天理不

固批大郤 而批之令導大窾 節解致空因其

固然 不加技經肯綮之未嘗 于空未嘗經樂于

而況大軀乎 良庖歲更刀割也

九不中其族 庖月更刀折也 折力也 今臣之刀十

年矣 所解數千牛矣 而刀若新發於硎

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余地矣 是以十九年而

刀若新發於硎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

歸家川口金龜

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以刀可長故公文軒

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偏剛天

與其人與也如之無奈何天曰天也非人也天

之生是使獨也能獨存其足剛是知其無所奈

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人之貌

有與也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以是知其天也

非人也以道生之情者不若命之所無以爲是

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

一飲不斂畜乎樊中爾求也樂所以龍雖也天

自得其樂則養生之妙處也神雖王不善也始

又何必求于人哉而服養哉 神雖王不善也始

乎適而自放于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其之爲善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人亦亦弟

曰非夫子之友邪化乃至三號也曰然然則弔

焉若此可乎曰然然則弔 始也吾以

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

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

之必有不斂言而言不斂哭而哭者施惠下存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養生主

三

歸家川口金龜

此其樂也是通天倍情忘其所受 天倍情忘其所受

不可加也古者謂之通天之形 通天之形

將死之時上愛樂之境則非死也適來夫子時也

也適去夫子順也死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

人也夫樂生乎死得也今玄通合變之上

則無任其非我矣將何得何夫死就生 古者

謂是帝之縣解也以有係者爲縣則無係者縣解

生之指窮於爲薪火傳也薪盡而火傳也薪盡而火傳也

薪之理故大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不知

命雖而不斂明大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

其盡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

由夫養得其極也世宜知其盡而更生哉

陸龜山曰逍遙一篇子思所謂無人而不自

得養生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節令拍也乃知天地之間無非樂也

賈人之鐸諸黃鐘之律庖丁之刀中

桑林之舞至於牧童之吹葉閨婦之

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何曾亡哉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養生主

四

歸家川口金龜

此其樂也是通天倍情忘其所受 天倍情忘其所受

不可加也古者謂之通天之形 通天之形

將死之時上愛樂之境則非死也適來夫子時也

也適去夫子順也死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

人也夫樂生乎死得也今玄通合變之上

則無任其非我矣將何得何夫死就生 古者

謂是帝之縣解也以有係者爲縣則無係者縣解

生之指窮於爲薪火傳也薪盡而火傳也薪盡而火傳也

薪之理故大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不知

命雖而不斂明大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

其盡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

由夫養得其極也世宜知其盡而更生哉

陸龜山曰逍遙一篇子思所謂無人而不自

得養生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節令拍也乃知天地之間無非樂也

賈人之鐸諸黃鐘之律庖丁之刀中

桑林之舞至於牧童之吹葉閨婦之

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何曾亡哉

焦漪園曰按佛典有解此者云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謂神情共喪猶睹火窮於一木便謂終期都盡可乎此其說亦甚精矣

人間世第四 與人學者不得謂人然人聞之變故世世實唯心而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不與民輕用其國

大君人者動必果人者一怒則伏尸流血一言而

不見其過 其難也 輕用民死 輕用之死者以國量

乎澤若焦 焦者國而輪之若草芥也 民其無如矣

無所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

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

尼曰謹若殆往而刑耳 其道不足夫道不欲雜

宜正得 雜則多 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若夫

其人則 雖百醫守病道 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

後存諸人 有其具然後 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

至於暴人之所行 不虛心以應物而後思以化

也 大唯外其知以養而齊妙當于毫才功名歸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

蕩乎名知出乎 知之所出所以出者乎善也

德復 非名善也 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

也 相軋非名善也

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夫不知前世之
則制機知用則爭與故且德厚信祗未達人氣
道名知而後行可盡也
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彌以仁義繩墨之言術
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大投入夜光
不達故也今同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
達也而強以仁義準繩一彼彼將謂同欲毀人
以自試也遂故至人不從志以無世而處心物
應物誠信者天下地人不爭懷以無世然後萬物
歸懷天地應而不違故德音發而天下習會景行彰
而六合天地應而不違始可以待意是涉治亂而不
與逆法
命之曰苗人苗人者人必反苗之適不
則會與已爭若殆爲人苗夫且苟爲悅賢而惡
名而反害之

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苟能悅賢惡惡屬義而服便高明君也苟尚明
 肖則不若無賢臣故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爾
 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足而可無心而應其應自來則無
 往而不可也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闕其捷
 其捷故雖有執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
 而目將焚之其言辯其而色將平之不能復自
 口將替之自教解容將形之心且成之乃且釋
 也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適不能
 也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是以其順始無窮
 未肯變也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厚信而諫且昔者桀殺關

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僞用人
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居于而任上之責也故其
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奸名者也。不微令臣有勝君之名也昔
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
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
而獨不聞之乎。大暴君用使求悉其欲乃復名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
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惜名貪欲之君難使
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正其形而虛其心也勉

而一言通而則可乎曰惡惡可言未夫以陽爲
充孔揚言衛君九賜之性充張于內采色不定
無常言常人之所不達因案人之所感以求
容與其心而乃抑性之以來從容自放而適其
修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言乃
無同得將執而不化故守其外合而內不訾其
庸詎可乎外合而內不訾即何之端虛然則我
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顏回更說此三條也內直者與天
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

而獨以已言新乎而人善之新乎而人不善之
邪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若然者人
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今若嬰兒之直性
也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擊蹠曲拳人臣之禮
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
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外形委曲隨人成而
上比者與古爲徒比于古也其言雖教誨之實
也是常教有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
直不爲病病者直于古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人問世 九三 揚藏書

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譟二
而張三條以政雖固亦無罪雖未弘大亦雖然
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化則無矣猶師心者
也依三術以適民非無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
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
夫有其心而爲易之者暉天不宜以有爲易
之者未易也未見其宜也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
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去其端而無聽

南華真經評註

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聽止於耳心止於待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目得此心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虛其心則至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
未使心實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使則無其身
故有其身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使則無其身
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
而無感其名放心自得之人則鳴不入則止
無心而應者任彼耳不強應也夫無門無無
自安無門者也付天下之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人問世 十 揚藏書

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則幾矣理盡
迹易無行地難能不行則易行而不
得也爲人使易以爲爲天使難以爲得者則
易也不至自然之知者以有知知者未聞以無知
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未聞以無知
知者也言必有其具乃能具其
者虛室生白夫觀有若無虛室者吉祥止止
夫吉祥之所集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止于

三十二

歸藏月以上
修心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人問世

主 三 陽 藏 書

不食十區此以應生之目而能化不食夫狗也故外散來至而內已困矣豈能化物哉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夫使耳目內通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而通無往不冥無幽昧之責而泥人間之累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蓮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山以無青巖以有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皆欲知而如哉所謂見者皆謂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為而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為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為生以生之故見自而求知生之自生又將師曠之聽故心神奔馳于內耳目竭喪于外身處不通則與物不冥矣不冥矣而能合乎人問世之變乎世世之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有求也齊之待使者蓋將其敬而不急恐直空其敬而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惟成夫事無小大咸為備者耳此神尼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矣此是王之所不能免也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中則已結冰炭于五臟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而莫足以患心者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人問世

主 三 陽 藏 書

者乎德吾食也執粗而不減獎無欲清之人對而不思也明其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所懷也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所懷也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則思懼結于內而則網羅于外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不可解於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若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一人為主不以

齊列如命
不可不察
有法則人
之患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人閒世

死夫子其行可矣。理雖不通，然亦非高才所能測也。存者不能與亡者俱，而謀立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磨以信。信者，得相親也。其達，則必患之以言。言者，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喜而怒，怒而喜，言者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易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其信之也，莫如之。莫則傳言也。殃丁誤受言者，有疑則傳言者，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以輕重為罪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人閒世

齊心為道，以計得已，以養中矣。任理之必，其物之至也，何自為報也。當在齊時，其間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授，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吾人之道，則危則利，則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不知民之過，則民之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所以為正身，莫若就

三十一九

孟子曰：「物之有於人也，猶天之有日月星辰也。人之於物也，猶天之有山川谷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人閒世

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見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不趣取，則無用而自棄。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木未之爲社也，以爲不知已者，詭譎也。而見厚矣。也。華之不知已，不爲社者，且幾有窮乎？木自以無用爲用，則幾不害。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衆以有用爲保，而而以義譽之，不亦達乎？義也。夫無用者，殆然不爲。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人閒世

夫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人自無心而用者，則其於天下之所謂大祥，人自無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臂爲舟，絃絃治，繩足以糊口，鼓策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無用故不。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後故。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上米薪，不與。馬則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神人無用，功者下，名者上，美者實，此支離其德者也。孔子適楚，楚狂接

三十三

南華真經

與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當嗟時
乎會通之自其世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
可追也明之官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
道聖人人生焉也言為治亂易節哉治自來成故
遺成而不敗鳳自求方今之時倖免刑焉
生故忘生而不死方今之時倖免刑焉
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福輕乎得莫之
知載聞視目之所見如其所不知能止其所
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恣其性內而無經芥
分外其無為之生焉也無為而皆命不全者
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福也豈有奇鴻毛之
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遇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
自舉其自其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通其
性心以從之萬物乃得此而為之至易而如
彼有焉至理泰大自舉之至輕而取大故彼
之至重也禍乎地莫之知避
不覺其重也則物為之舉重不覺其有不勝
自者矣內其也故舉重不覺其有不勝
重此世之大也也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
殆乎盡地而趨
矣然人而不明我以理彼而任其自明不
其自臨人而甘人之自得能謂其為德而
其自臨人而甘天之迷陽迷陽無傷吾行
下皆全也凡稱吾者莫不皆全也
五行

南華真經評註卷二八關世

九三場藏書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南華真經評註卷二八關世

九三場藏書

邵曲無傷吾兄非成其山木自冠也
也杜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
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有明則自全其生
夫其自全而彼我俱通者彼然不覺妙之在
朴疑獨曰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蓋謂既有

此身而處此世豈能盡絕人事但要
人處得好耳看這般意思莊子何嘗
迂闊何嘗不理會事

王荆石曰文機員妙與養生主同而斤數轉

折更多

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一是也夫因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

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去松栢特寫自然之趣氣故能爲草木之傑耳

也常因自然而益生也。止于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未明生之自足。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之理已自足。于形骸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也。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夫神不外之內，則外矣。精不止于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槁梧而瞑。言有情者之自足。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言凡子所為外神也。且睡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況他哉？故舉萬物萬形云為趣。會皆在無情中矣。又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德充符

陸放翁曰：德充符須是膚革充盈，睥睨面盎背。

莊子乃舉殘醜諸人，翻空立說，所謂

索之形骸之外也。

宗方城曰：造語練淨，筆氣精妙，與列子文章

相似。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二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三

晉 郭 象 子玄 輯註

歸有光 熙甫 批閱

明 文震孟 文起 訂正

莊子內篇

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與之；知人之所為者，自取之。知天之所為者，天與之；知人之所為者，自取之。知天之所為者，天與之；知人之所為者，自取之。

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于不知矣。自為耳，不為也。不為也，則知出于不為矣。自為耳，不為也。不為也，則知出于不為矣。自為耳，不為也。不為也，則知出于不為矣。

而舉其類以類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
知人之所不知者，有極而用而不滿也。故所不知也
以無涯。自則則一輪之中，知與不知，相與相會
而無全矣。所以其雖有患，然知患之無患也。知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
生者，則遇其所待者，特未定也。無待則庸詎知
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我生有
必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天，非天也。
天也者，自然者也。人自自然，則所謂天，與不
遇非人為也。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有真人而
知，皆得其真。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
而不可亂也。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
逆則所不雄成，而處物先不慕士。縱心直前而
順者，衆也。不雄成，而處物先不慕士，自合非
謀也。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直自
以無過，非若然者，登高不懼，入水不濡，入火
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言大知之登
此之遠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踐行而
非踐行也。遠而而弗過，也。無過而非措當也。
故雖不以熱為熱，而未曾赴火，不以濡為濡，未
嘗蹈水，下以死為死，未曾喪生。故大生者，豈生
之而不生哉？成者，豈成之而不成哉？故任之而
無不至，去其人也。豈有學意于所遇哉？古之
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
深，真人之息，以踵。乃在衆人，其息以喉。

之息以喉，喉服者，其喘言若哇。其者，欲深
者，其天機淺。深者，其天機深。古之真人，不知說生，
不知惡死。與其出，不訴其入，不距其出。然而往，
然而往，備然而來，而巳矣。其來而不知其來，其
所始，不求其所終。終始變此，皆忘之矣。豈直逆
受而喜之，不問所受者何物，忘而復之，復之不
乃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
人入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而
人之惑人，無窮人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而
天則傷生，故不為也。若然者，其心志安其志，其
容寂，其心靜，其類順。順大朴，妻然似秋。其
威煖然，似春。生而無非，喜怒通四時。其與物有宜而
莫知其極。無心，不為物。不為物，故聖人之用
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
人。自人心之所欲，而亡之，故不夫人心也。夫
人之在天，下，其性也。自降，故聖人之用兵也，
樂通物，非聖人也。夫聖人無樂也，直有親，非仁
也。至仁無親，作天時，非賢也。而自合之賢也。

南華真經評注

三
四

忘乎道術然也至人常足故常忘也子貢曰
敢問畸人攝于俗者又安在也曰畸人者畸
於人而侔於天夫與內異者遊于外也獨能遊
性多足而帝王遂成斯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
乃畸于人而侔于天地
子人之君于天之小人也以自然言之則人無
以天下者可以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
謂若于矣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
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衰無是三者以善喪
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

有駭形而無損心故不以死生間累其心有旦
 宅而無情死以形骸之變爲不以生孟孫氏特
 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有逆也故人哭亦
 哭正自是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夫死生變化吾
 其相宜也吾向失幾失給失吾吾何憂哉庸詎知吾
 所謂吾之乎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哉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言無
 不自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夢之
 得也不自

以爲愛則焉知今者之非愛耶亦焉知其非愛耶愛之化無往而不則死生之變無所而足惜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所造皆適則志也排者排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排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安于推化俱去故乃入于寂寥而與天爲一也自此以上至于死其效一也所執之典與故歌哭不同意而子見許由許山曰堯何以資汝資者給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既已默汝以仁義而則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大宗師

十六 三陽藏書

之塗乎言其將以形骸自虧損而不能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且願遊其藩傍而已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智皆在鑪捶之間耳言天下之物未嘗自故也自然此之三人亦皆聞道而後亡其形骸者其理一也皆齊言以遺云爲之舉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剗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能改者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大宗師

十七 三陽藏書

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禮者形體之用樂者若忘其所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莞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夫坐忘一忘其外不忘其內又忘其所以忘者內不覺其無不仲尼曰同則無好也無物不謂何好何惡化則無常也同于化者唯化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此二人相爲

十八 三陽藏 重月

奇

也。今嬰傾而往。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爲而後往也。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超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傳其有情所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言得皆自然無爲之者也

王荊公曰一篇總是外生死而安命
解大紳口意致縱橫詞語淨盡此首尤標其

應帝王第十

此者應為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

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

虞氏不及秦氏。夫有虞氏之與秦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道也所以遊者無

流也。然競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然
無遠者。乘羣變。陵萬世。世有夷險。試述有不

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

出於非人。是以所好爲是人。所惡爲非人者。唯

此者必入于鯀非人之竟矣故無得鯀泰氏其

臥徐徐其覺于千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

卷三 應案王

愚又疑是人非人之有識其知情信任其自疑
 斯可謂出于非人之識其知情信任其自疑

其德甚真自無偽而未始入於非人非人非之

有晉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

何以譏汝庸。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

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已

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壑河而使

孫山也身刺天下則功莫就而臣不勝也夫

聖人之治也治外乎之正而後行性

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所不能且鳥高飛以避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應帝王

二十 世無道者

增弋之害。應見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言應見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王世之而不為。則自災也。而曾二患之無知。言應見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王世之而不為。則自災也。而曾二患之無知。

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言應見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王世之而不為。則自災也。而曾二患之無知。

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曠垠之野。言應見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王世之而不為。則自災也。而曾二患之無知。

汝又阿昂以治天下。感予之心。言應見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王世之而不為。則自災也。而曾二患之無知。

則不治而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言應見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王世之而不為。則自災也。而曾二患之無知。

客相齋而天下治矣。言應見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王世之而不為。則自災也。而曾二患之無知。

物微疏明。學道不執。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言應見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王世之而不為。則自災也。而曾二患之無知。

履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言應見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王世之而不為。則自災也。而曾二患之無知。

陽子居蹇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言應見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王世之而不為。則自災也。而曾二患之無知。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二 應帝王

王

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言應見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王世之而不為。則自災也。而曾二患之無知。

功在無為。而能任天下。天下皆自化。言應見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王世之而不為。則自災也。而曾二患之無知。

明王化貨。萬物而民弗恃。言應見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王世之而不為。則自災也。而曾二患之無知。

無功自化。貨萬物而民弗恃。言應見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王世之而不為。則自災也。而曾二患之無知。

有神明。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言應見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王世之而不為。則自災也。而曾二患之無知。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言應見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王世之而不為。則自災也。而曾二患之無知。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真。而固得道與。言應見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王世之而不為。則自災也。而曾二患之無知。

眾峰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言應見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王世之而不為。則自災也。而曾二患之無知。

世方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言應見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王世之而不為。則自災也。而曾二患之無知。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嚙。子之先生死矣。言應見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王世之而不為。則自災也。而曾二患之無知。

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淫風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言應見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王世之而不為。則自災也。而曾二患之無知。

文。明乎。不震不正。則其不震。則其不震。則其不震。言應見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王世之而不為。則自災也。而曾二患之無知。

歸家川曰前市
微王且帝諸君
中央真經正位
成書

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倏與忽時相見，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倏與忽謀報渾
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
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馬者

羅勉道曰：此篇所以應爲帝王之用。帝王而

悟此反乎太古之世矣。故內篇止此。

又曰：篇中無雄矣。卵者如參同契云：牝

雞不獨卵，蓋言其一偏之術，則不能

成道。喻列子之未盡其寔地文者，山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應帝王

王五 三篇藏書

川草木也。草木萌芽，恬然安靜，不見
動搖。各正性命，不待人力，但覺大地
寂然而已。度人經所謂神風靜默，山
海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一國地
土山川，林木緬平，一等無復高下。正
是此意。卽所謂杜德機杜閉藏，不可
見也。杜權者，閉藏之中，却有權變。覺
與昨日所見畧不同也。杜權正與杜
德相對。

道教學術 網路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三 應帝王

王五 三篇藏書

褚伯秀曰：南華一經，其言也，端微積號，跌宕
乎諸子之表，若不可以繩墨求，而內
篇之奧，窮神極化，道貫天人，隱然法
度森嚴，與易老相上下，始於逍遙遊
終，與應帝王者，學道之要在反求諸
已，無適非樂。然後外觀萬物理，無不
齊物齊而已。可忘已忘而養生之主
得矣。養生所以善已，應世所以善物，
皆在德以充之。充則萬物符契宗之，
爲師大宗師之本立矣。措諸治道也，
何難？內則爲聖，爲神，外則應帝，應王。
斯道之所以歛之一身，不爲有餘，散
之天下，不爲不足也。夫真人之所造，
詣卽七篇而不泥，離七篇而膠合所
以外混光塵，內存慧照，善學者於內
篇求之，思過半矣。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三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四

晉郭象子玄輯註

明歸有光熙甫批閱

文震孟文起訂正

莊子外篇

駢拇第八

駢拇者。謂其手足不齊。而多指也。此篇論及。人之性。有自然之性。有後天之性。自然之性。不可損。後天之性。不可益。此篇論及。人之性。有自然之性。有後天之性。自然之性。不可損。後天之性。不可益。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四

駢拇第八

一三

駢拇者。謂其手足不齊。而多指也。此篇論及。人之性。有自然之性。有後天之性。自然之性。不可損。後天之性。不可益。此篇論及。人之性。有自然之性。有後天之性。自然之性。不可損。後天之性。不可益。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四

一三

駢拇者。謂其手足不齊。而多指也。此篇論及。人之性。有自然之性。有後天之性。自然之性。不可損。後天之性。不可益。此篇論及。人之性。有自然之性。有後天之性。自然之性。不可損。後天之性。不可益。

五	山	之	人
---	---	---	---

道教

知者優柔有餘得雄辯守勝之道自
經而于未有成片文字枝葉橫生首
尾救應自為一家若此以下數篇者
但論筆意亦大宗師也
褚伯秀曰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
雜篇則為郭象所刪脩但摘篇首字
名之而大義亦存焉
歸震川曰通篇只一意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騁拇

七

三陽藏書

正一天師清微法
道教學術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騁拇

八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飲水翹
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下性而足雖有義臺路
寢無所用之馬之真性非辭殺而及至伯樂曰
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轡編
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治矣治之則不
斯不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櫛飾
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于自任而乃
走作驅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墜而多死者
若乃任騁之方騁之性全矣而外雖則足連
入其之表而束馬之性全矣而外雖則足連
性乃謂放而不束騁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陶
氏列其往而不返哉斯失手我生之旨遠矣陶
者曰我善治埴埴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
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
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
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任自
然而不加巧者為不善于治也埴曲為直屬為
習能為規矩以矯埴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
之善治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以不善治之
不亦過乎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夫民之

時號曰華中
以名其
華中故曰其
世立物可以
其可以時俗

唐則曰口起
宋元本是小
家充和家能
不可被他人
有以故其
不其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莊
士

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
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

將爲壯族探囊發篋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絨
膝固扁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
有固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絨膝扁鑄之不固也
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知之
如此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
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
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
智之所布未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
士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聖人者天下之

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夫川竭

天下平而無故矣非惟也盜乎尚聖人不死大

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賊也夫

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

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

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

竊之之盜之所聞乃大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

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

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

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

能動斧鉞之威弗能禁夫軒冕賞貴之重

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以爲盜用矣所以用者重

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入盜也者必行以仁義

以權衡信以符璽竊以軒冕成以斧鉞盜此公

器然後諸侯可得而賜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莊子 三 盜賊書

南華真經評注

足以致此重利盜賊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

人之過也夫聖人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利

有重利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則爲盜資故不可示人彼聖人者天

日之利器也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其

也故絕聖棄知則天下也

毀珠小盜不起

朴鄙則無以行其數巧

之平乃大不平彈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

議非無所聞則內全我

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

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夫聲色雖

者之所資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資引之則性命

矣若乃毀其所資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

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

九不采之工則萬物各有能也

同而所習不敝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

其性不責萬民以工使之巧故衆技以不相能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莊子 十四 盜賊書

三一五七

矣字學以也
謂人也

楊用脩曰篇中說田成子盜齊一事說的爽

快透徹當時不課聖人之法安在何

怪莊生之奮詞

汪南溟曰此篇直叙中間排比大約以盜形

容聖人末言去知所以去盜論雖不

經然文氣雄渾洶湧可法

歸震川曰至聖至知反為盜資絕聖棄知天

下自安通篇一意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莊子

上

莊子藏書

南華真經評注

在宥第十一式下冬字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宥使自在則治治

也重其之薄則性命不遂欲無不與在上者不

能無為上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

而民性流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有之也者

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在宥之者恐天下之遷其

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不淫乃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

其性是不怙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

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堯雖在宥天下其達則

世之恬愉使物爭尚長節而不自得夫不恬不

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方今人大喜邪毘於陽大怒邪毘於陰陰陽并

毘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

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

成阜豈皆堯舜之流使物喜怒太過以致斯患

乎生而振撻陰陽也故得失之謂善怒舉乎百

姓之謂則樂者之和也四時之節差百族皆亡

萬事夫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驚而後有盜跖

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善故賞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在宥

上

莊子藏書

周禮	木枳也	項禮記 細纁說	大	地音者	施官風
新書序	大端則	故用權	本義今曰	涉與食	有莊
詩之	蘇頌也	蘇頌相	好音其		

[illegible]

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
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
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
昏昏默默窈窕冥冥者何哉民生物者無物而物
自生耳自生耳非為生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
將自正則神不擾而形不殆也必靜必清無
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靜而不動故開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
乃長生動故長生也慎女內全其閉女外分其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在帝

三

三

多知為敗知無能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
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
陰之原也大極陰陽之原乃達于大天地有官
陰陽有藏但當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
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敗千老性命之極極長生之黃帝再拜稽首曰
廣成子之謂天矣為也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
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
以為極一變也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四 在帝

三

三

之曰謂之曰我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
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
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
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
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
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
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
遊不知所求而自得猖狂不知所往而自得遊
者執掌以觀無妄夫內足者朕又何知而巳

後見

秦少游曰此篇自無為說到有為復自有為而返於無為抑揚開闔變化無窮鴻蒙以下突起三峰斷而不斷文字之妙非言說可盡

汪南溟曰此篇言安養天下只在養身所謂

養身者不離夫人事而以天道為主耳

歸震川曰以至道全身以無為治天下則吾

得長生之秘人安性命之情矣因民性有遷故法未嘗廢雖有為而實無為也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四

南華真經評注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五

二共 萬三千五百七十五字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歸有光 熙甫 批閱

明 文震孟 文起 訂正

莊子外篇

天地第十二 卷之五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均者不為萬物雖多其治一也均者治人卒雖眾其主君也天下與心無若原於德而成於天自得故得而不竭所以成

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任

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各當其分則無為以道

觀能而天下之官治能則治矣所以道泛觀而

萬物之應備無為也則天下各故通於天地者

德也德者萬物莫不皆行於萬物者道也道不棄其

物自得上治人者事也得其事能有所藝者

技也技者萬物也技兼於事兼於義義兼於德

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夫本末之相兼猶手臂之

此又之也

象圖象得之黃帝曰則哉劉乃可以得之

明得者非用之克之師曰許由許由

曰葛缺葛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

問於許山曰詔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

以要之要而使之許山曰殆哉嗟乎天下

也謂缺之爲人也聰明知微以故其性過

人聰明過人則使人而又乃以人受天

日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

日無過在法知不知在于強禁與之配天乎

乘人而無天若與之天下彼且蓬方且本

異形夫以爲物爲小則身變可而形則

方且尊知而火助者當位而火助也方

且爲緒使物之變方且爲物絃物而絃

方且四顧而物應物應後物方且應衆

宜而利仁以應衆宜也方且與物化

物相逐而不而末始有恒然今日受其德而

日不其辨矣故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

祖其事類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

祖而祖效

應則則曰平之

大凡如此也

南華真經解注

南華真經評註卷五天地

四馬馬

解老章句章句

解老章句章句

解老章句章句

解老章句章句

解老章句章句

解老章句章句

解老章句章句

解老章句章句

南華真經評註卷五天地

五馬馬

所而志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夫聖人鵲居鵲而鵲食而鵲行而鵲影

非性而動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而無天

下無道則脩德就閑不爲不問也故曰

不問也非千歲厭世去而上德之長

變其生也夫行其死也物乘彼白雲至於帝鄉

化其五氣而土德也乘彼白雲至於帝鄉

無不之也三思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

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

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

三六七

爲諸侯而耕。再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形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他促乎耕而不顧。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能開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乃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入下百姓取與之非已故失公而是當者付天下于百姓取與之非已故失

此經評註 卷五 天地 六三 揚藏書

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偶然而來。是以受非毀于廉師之士。而名列于三王。禾足故也。莊子以斯評明堯之賢。曾起丁亥而魯成丁酉。況後世之無聖乎。荷遠述于子高。使衆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通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君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諱。或以黃帝之純禿堯舜之輕。並歸貴堯而賤禹哉。故當泰初有無道其所有而錄其純聖。衆知之。意焉。泰初有無無有無名。無所有故無所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有之者起之

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本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于至一。非起于無也。然莊子之所以以種而無上。初者。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理。而猶上。不貴于無。下不待于如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管生于己。物得以生。謂之德。夫無不生。以失其自生哉。物得以生。謂之德。夫無不生。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無可謂德也。未形者有分。且

其有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人之所不能忘也。又奚議哉。斯乃不將問。勉見季微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微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自為處。危其觀。勝嫌詐之任也。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此皆自處高顯。若多物將往。特使物不止于臺。臺觀之可觀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八 三 陽 篇 書

之言其風也。季微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夫志各有趣。故因其自為。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為也。因其自為。而進之。則雖進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自然無進復性自為。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漢詩自貴之。謝堯舜而排。欲同平德而心居矣。外也。心不逐于

藏外遺書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拊澆。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曰。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叩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而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為槲。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純白也。人徒修純白。失其真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眾。獨弦哀歌。以實名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無。無幾乎。無幾之。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九 三 陽 篇 書

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純白也。人徒修純白。失其真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眾。獨弦哀歌。以實名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無。無幾乎。無幾之。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

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子謂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百姓之心耳。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止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此乃聖王之人也。子貢問其假務之說。而屬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舉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儼然不受。天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十 三 篇 藏 書

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此宋牼子之徒。不足以為全德。子貢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澤池氏之術者也。以其昔今向古。其與澤池也。識其一。不知其二。使議修古。治澤之計。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其澤池。不治也。豈以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此與澤池也。彼與世同。故而不自失。則且澤池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此為澤池氏

道教學術 網站

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振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任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則不化也。手執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言其指顧各至其性也。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十 三 篇 藏 書

慮。事自不藏。是非美惡。而任之天下。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無自私。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儼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以。此謂德人之容。德者神人。願聞神人。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乃無光。此謂照。勝無我。而任物空虛。致命盡。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情盡。命至。天地樂矣。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情復而混。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

蘇川曰：此出
天外。

蘇川曰：此出
天外。

蘇川曰：此出
天外。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志三 陽藏書

以未嘗用聖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故不知而今也以天下惑于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即而不推，謹其比憂，過令得常時。今解也，則相與。鴈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下皆不願為惡，及其為惡，感迫于非，或迷而失性，月然迷者自思復而屬者自思善，故我無為而天下自化。百年之木，破為犢，積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犢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

蘇川曰：此出
天外。

一也。跡與會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悞中顛；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跖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固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榮其內，皮弁鵠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以柴欄，外重繆綴，睆睆然在繆綴之中，而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地

志三 陽藏書

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檻檻，亦可以為得矣。

唐荆川曰：言道本自然，不可雜以機巧，人不肯曉，而反以亂道。

歸震川曰：道本自然，因人而治，是謂至治，順性而脩，是謂至德，在去知與累而已。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道

鏡也夫有其其而任其自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夫有其其而任其自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王聖人休焉王聖人休焉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實實者倫矣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以商鄉亮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

南華真經評注

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閑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以此退居而閑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之爭美夫美觀天者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之爭美夫美觀天者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之天樂人樂是矣之天樂人樂是矣物而不為戾物而不為戾不為仁不為仁巧巧者為之妙耳巧巧者為之妙耳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道

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之天樂人樂是矣之天樂人樂是矣物而不為戾物而不為戾不為仁不為仁巧巧者為之妙耳巧巧者為之妙耳

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言此先後雖異人事然皆在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明夫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言非但人語道而非倫所尚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進者安取道所以

其名名當其實故由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天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言此自然先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連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治人者必順序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治道先明夫不為棄其

曰然則膠膠擾擾乎謂天子天之合也其人之
 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
 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藏
 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
 爲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
 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謬願聞其要孔子
 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
 曰然若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
 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
 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且兼
 所謂仁義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
 不亦迂乎夫面直前也無私焉乃私也無私者
 既已而愛人矣愛人者欲人之
 愛已此乃私私非忘公而公也夫子若欲使天
 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
 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
 矣皆以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不
 矣又何必徇徇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無之意天子亂人之性也此言天子亂人之性也
 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有舍重明而不敗
 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璞有餘藏言其不而
 棄妹不仁也無者是生熟不盡於前而後而
 猶欲無崖言其不立其地也老子漠然不應
 其言上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糾於子今
 吾心正御矣何故也此言老子之志也老子曰夫巧
 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言老子之志也昔者子呼我
 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言老子之志也
 其責人與之名而非受言老子之志也再受其殃
 一彼一此言老子之志也吾服也恒服言老子之志也
 之謂也言老子之志也吾非以服有服言老子之志也
 原士成綺雁行避影履行途進而問脩身若何
 老子曰而容崖然言老子之志也而目衝然言老子之志也
 頽然言老子之志也而口闢然言老子之志也而狀義然言老子之志也
 似繫馬而止也言老子之志也吾見動而持言老子之志也發也機也言老子之志也
 建察而審言老子之志也知巧而視於泰言老子之志也之謂也言老子之志也

此院之
人不滿
正統中
年所建
今其地
已為州
府所據
其地亦
有碑記
云洪百
堅所建
也

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

[illegible]

然之光學者更當熟讀

歸震川曰虛靜無爲精神流通則八官效能
事理得序端默而天下治矣名迹知
巧言語記誦皆粗末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二十六 莊子集注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天其運乎不運而地其處乎不處而日月其爭
於所乎於所乎不運而地其處乎不處而日月其爭
居無事推而行是居無事推而行是無事推而行是無事推而行是
轉而不能自止邪轉而不能自止邪可知也
爲雲乎爲雲乎不運而地其處乎不處而日月其爭
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嘘
吸是就居無事而被拂是敢問何故吸是就居無事而被拂是敢問何故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主

巫咸謂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巫咸謂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
之則治逆之則凶之則治逆之則凶
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
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
莊子曰至仁無親莊子曰至仁無親
上足自處下附藏居內成毛在外外上下其
早貴賤平其體中各體其體而未有親愛于其
間也然于仁足矣故五穀六族賢愚遠近不
大分于天下者理自然也又桑扈子有親義

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
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
以言之必言之于忘仁忘志此非過孝之言也不
及孝之言也凡名者于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夫
南行者至於郢其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
之遠也冥山在于其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
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王九思

難夫至仁若虛無而通則難不自得也聖人
難在上非有為也忘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
其為則樂務自適而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
忘我哉客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
夫德道堯舜而不為也堯舜其德然後堯舜之德
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常道豈直太
息而言仁孝乎哉夫于江夫孝悌仁義忠信
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
至貴國爵并焉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子見
也至富國財并焉故除天下之財也至願名譽
并焉所至願者通也得道是以道不渝去華取

南華真經評註

其門咸聞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
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然
默兮不自得不自得者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
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此
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
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王九思

自然律呂以清天德之聞雷蟲始作吾驚之以
雷靈用其所以自得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
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以變化為常則而
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初聞無窮之變不驚吾
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所謂明
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故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至樂之謂也
御守神其以物為量不制其聲揮綽其
名高明則高明也是故鬼神守其幽其不離日月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三十三 萬壽書

歸家川曰

星辰行其紀不失吾止之於有窮常在極流之於無止也而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故閑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無所復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

三十三 萬壽書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三十三 萬壽書

樂之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巢也又次之以怠怠故通也卒之於惑惑故思思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遊於術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大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齋齋者取而焚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此皆絕聖棄知之意且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

韓愈曰：古者不可兼。

而不窮者也。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具。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期于合時宜，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應時而變也。狙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故以爲時而變，則以爲惡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斃齧，鬻桃裂畫去而後嫌，視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

也。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也。夫顰美當其一二而用衆，則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人也。

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流，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

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此皆奇孔老以明經學之義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獻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中無主，則外無正也。中無主，則外無正也。中無主，則外無正也。聖人不與物爭，而物自不能與之爭。聖人不出於外，而外無正而不行。聖人不與物爭，而物自不能與之爭。聖人不出於外，而外無正而不行。聖人不與物爭，而物自不能與之爭。聖人不出於外，而外無正而不行。

無主于中，則無名公器也。夫名者，天下不可多取，多取則天下不與也。仁義先王之達慮也。仁義先王之達慮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故遊於世而過去，則若無澤而歸于一方，則見見則生，則生而後多矣。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隨時而變，以遊道達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有為則苟簡易養也。且從其簡，不貸無出也。不貸者，不損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也。任之則順，求之則勞，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

歸藏川口卷
非虛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道

三山 莊子藏書

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天下所有
非自累也而命不立乎不實之國也操之則慄
舍之則悲舍之非者操之而一無所鑒以關其
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言其知進而不知止
怨惠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
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
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故中不發孔子見老聃
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
位矣蚊虻噉膚則通昔不寐矣什物加之則小
夫仁義憐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動之以解吾
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實全而吾子亦放風而動
聽德而立矣屈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又奚保
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言大器仁義以
鼓而求建鼓夫鶴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
無由得也自然各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自然見名譽
之觀不足以爲廣夫至足者忘名譽泉涸魚相
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言仁義之樂不
若相忘於江湖斯乃忘仁者也孔子見老聃歸三日

歸藏川口卷
非虛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道

三山 莊子藏書

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
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能變化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言其因物而子
口張而不能噉子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
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
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
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
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
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
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
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
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
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非
堯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
而民不非也堯堯之治天下使民心
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教之不
至乎孩而始誰言人言其教成也則人

始有天矣不能同彼其心也禹之治天下
使民心變人有小而兵有順此言兵有不順則天
殺盜非殺自德化民人自爲種而天下耳
不能大齊齊猶治也而人自別斯人自爲種也承
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于斯者非
禹也故曰天下見言聖知之詩是以天下大駭
非難天下而天下必有斷亂
儒墨皆起此乃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之
以女爲婦而上下皆逆者非作始何言哉婦生
之無理也至理之弊遂至于此
故曰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
而亂莫甚焉必勢三王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

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惜於履蠶之
尾解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
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楚楚然立不
安子貢本謂老子問三王故微同三王于五
帝耳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王則失
其所以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
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好者七十二
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
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
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

豈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真性也夫造物今于
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今
之人事則以自然夫白鵝之相視眸子不運而
爲風六經爲迹夫白鵝之相視眸子不運而
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子相視
合而鳴聲相應俱不待類自爲雌雄故風化同
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應相感之理不可勝極
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遠感而風化也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墜故至
順而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雖化者無方失焉
者無自而不可所在皆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

得之矣鳥鵲鵠魚傳沫細要者化各物之自然
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合長久矣夫丘不與化
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夫與化爲人者任
則也六經以說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黃山谷曰語不犯一字正意雖與化爲人已
是注解而亦不知其何語也老子之
意謂行乎天下遇猶合也合有機有
不待合而化者有化而不自知其類
之異者其深意妙語豈可索之形迹

哉故夫子之得之也亦然推而至於
有弟而兄啼人情物理遠之世態人
事亦當然者此二大士對談吾竊聽
之

丘瓊山曰言造化只是箇順故至樂自然感
人總不必拘拘法則只要効造化以
化人

南華真經評註

卷五 天運

三十八 揚藏書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五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六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明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外篇

刻意第十五 一百六十字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
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
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刻意

三十九 揚藏書

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
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
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
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
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
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
壽考者之所好也此數千者所好不同悉其所
也然此皆各自得焉能所不問哉若夫使萬
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焉
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

其義曰清

無江海而間不道引而壽所謂無不忘也無不有也忘故能有若自之則不能忘其忘矣

其義曰清

無極而衆美從之若此則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南華真經評註卷六 刻意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南華真經評註

不期用天下之自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一而無變靜之至也

南華真經評註卷六 刻意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故曰純粹而不雜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

三十八五

一之精通合于天倫精者物之真也野語有之曰衆人

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貴神也

不遠其精其貴精也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然其達則貴守之也

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可以不以虧其神也

參備乃毛純也引以不謂爲素則雖與中風委備于有非素之變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

之質而謂其純則謂之大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諸伯秀曰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礪其意達

世矯俗苦節獨任爲天下所不能爲

而觀人之從已無異乎穿牛絡馬失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刻意

四 三 陽 藏 書

其自然知長德消民始難治矣故南

華歷叙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之爲

充孔孟之爲脩伊傳之爲治巢許之

爲開老彭之爲壽以迹觀之似一不

能無偏然而不失爲聖爲賢者以其

有爲而不累於有無爲而不溺於無

因時之可否爲身之利用而已

丘瓊山曰此篇言聖人之德以養神守神作

主首尾却是一篇文字中間連用六

箇故曰未引野語結之看他文字波瀾莊子中最近時好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刻意

五 三 陽 藏 書

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然其自
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自然
故千達德下衰。大德之所以下衰。由聖人不
一也。達德下衰。德則在。一者不能無爲而養
無爲之達。故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
不一。世已失一。或不可言。德又下衰。及神農
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安之。下則德又
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淳淳散朴。
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淳皆非聖也。聖
能任世之自得耳。道能使世得聖哉。故聖王之
達。與世俱遷。而聖人離道以善。善者。超于達之
之達。未始不全也。離道以善。稱故有善而道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繕性 七 三 陽 藏 書

不險德以行。行者達性而行之然後去性而從
於心。心自良也心與心識。彼貴之心。發爲先知
而不足以定天下。忘知性也然後附之以文。益
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文博者。心之飾也然後民始惑
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初。謂性也由是觀之。
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不責故
能存世。然存世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
存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于道。故交相喪也。
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若不
交也。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

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今所以不隱而由其所處貴隱故不自隱若無自隱而用物則道也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莫知以息迹而遂迹以求一愈得遂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後起身以明之則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與哉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之時也則反一無迹性自一故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此不能達則深根寧極而待時有聖人其自為耳斯道之所以不憂也此存身之道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騁性 八 騁性藏書

也未有不存而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任其已不以知窮天下之情也不以知窮德守其自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正之說道固不小行坦途于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自得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騁性 九 騁性藏書

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固其去不可止

為窮約趨俗然則而得其樂彼與此同謂此是與故無憂而已矣亦無欣歡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夫寄去則不樂者外易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其謂倒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騁性 九 騁性藏書

世與道交喪則聖人遊乎世俗而莫之知固已隱矣奚以自隱於山林為哉反一無迹華胥之夢姑射之遊是也深黃寧極確乎其不拔者是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亦若此而已矣觀莊子之言似亦慨然於時命之不遭蓋世道交喪宜在所哀也

湛甘泉曰此篇亦是一片文字遞遞說去以恬養知是其主意說到世道交喪聖人之德隱遂將隱字生下許多意思與孟子所性分定大加不加窮居不

損意同議論醇極無疵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騷世

十一 三 騷世

秋水第十七

二 三 百二十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言其大也。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嘗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

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非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鑄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夫所遇各有極。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以其知分故。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秋水

十一 三 騷世

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
少又奚以自多前王川之量而勝于河海縣于
發藏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上其具則不
然夫世之所患者小失也故謂大者其然則小
者為無餘無餘者小者既然則大者為不足是早以
下李談師仰自失此乃小民之所惑也惑者半
正正之者莫若先區其差而得其所謂謂大者
者至是也故秋豪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謂小者
者至是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
出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適道者則其不步
而惑者自得其理矣此謂大之所謂發德者也
名如惑者之說轉以小小相傾則相傾者無窮
矣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觀少而自以為多將
有幾于勝計之竟而助天民之移步豈達乎道
生之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

南華真經評註卷六秋水

十三 鴻臚藏書

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
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
之所生舟車之所通入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
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謂小大之相多者有五帝
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發任士之所勞
盡此矣一出乎伯夷離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
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有物
之義將以申明至理之無窮也大小河伯曰然則
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

亦可知也

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窮
不自大而不多有無知量無窮而觀之知遠
有證證今故故知今故達而不悶通而撥而
不跋撥也知時無止謂明古今如變化之不止
門庭故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
之無常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明乎坦
塗死生者日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
不可故也明終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
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其若
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其若
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有生時多以其至小求
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其若
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有生時多以其至小求
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其若
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有生時多以其至小求

南華真經評註卷六秋水

十三 鴻臚藏書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
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圖是信情乎
耳將何以知知之定細大之定大也河伯曰世
求大則然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求
求不求天地之功則則身之餘皆為一物天地
耳將何以知知之定細大之定大也河伯曰世
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圖是信情乎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

亦可知也

之微也。故與大小異哉所此勢之有也若無
耳猶與大言其無也而詎夫精小之微也埒大
知無和石王可附會哉

不可因明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有精粗便之勢也。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者，不期精粗焉。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于無言之域，而後至焉。是故大人之行，

[illegible]

不出乎害人。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足不而投諸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

多仁恩自愛多其恩動不爲利理自無害不賂
門謀任其所能而位當于時月貨財弗爭各使
不多辭讓適中事焉不借人各使不多食乎力
足而不賤食汗無理自行殊乎俗也所以與俗殊
不多辟異任理而爲在從衆從衆之所爲不賤佞諂
自然正順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
外事不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
同也聞曰道人任物而物性自通是則至不聞功名歸物矣故不問至

南華真經評注

十五

德不得得者生乎失也物名大人無已在約
分之至也約之以至其分故曰也武甲河伯曰
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
大小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名有以物
觀之自貴而相賤此世世者之過也所以俗觀
之貴賤不在已斯所謂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
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如毫末之爲丘山
也則差數觀矣所大者是也所小者無幾也

不得異其名因其無特以謂小則天地無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殊相如哉微相傾不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扇齒扇齒者未嘗相為而扇齒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不可相無而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鵲薄滋甚天下失享而情性彌淳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

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舜之自然
而相非則趣操親矣而此故無不非然則非則

無然矣無不非則堯舜非矣然堯舜非者堯舜有
然存非者堯也然此堯舜受天表不能有為

故則堯舜以觀天下之非堯者堯舜讓而帝之

堯舜不能相為也則堯舜者堯舜讓而帝之

喻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百公爭而滅夫天

十者其速則乎讓之速也由此觀之爭讓

之禮堯舜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

可以踵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騏驎驂驪

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鵲鵲

夜振發察察末畫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

也就其殊而任之則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

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

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為是美我為非性

為治失和為亂然物無定極我無常性性

而不足其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也

非方異類同焉皆得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

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合非愚則

誣也天地陰陽對生也非帝王殊禪三代殊

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

南華真經評註卷六秋水

十六 騏驎驂驪

南華真經評註卷六秋水

十七 騏驎驂驪

若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安惡知貴賤之門

小大之家下之故爾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

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

何賤是謂反衍反復相尋無拘而志與道大卷

而行與道參差下能隨變則嚴乎若國之有君

其無私德公當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天下之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

所同求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

其無私德公當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其無私德公當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其無私德公當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其無私德公當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其無私德公當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其無私德公當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其無私德公當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其無私德公當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其無私德公當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其無私德公當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其無私德公當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其無私德公當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其無私德公當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其無私德公當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其無私德公當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其無私德公當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其無私德公當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其無私德公當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然則何貴於道邪以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
已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
而自成立矣又何有意外乎生或之後哉達乎斯理
者必能遠過分之知適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機
故不以外傷內不以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
凝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夫心之所安則
能苦也非謂其薄之也不使犯之亦言察乎安
危知其不寧於禍福之所遇謹於去就之非已
莫之能害也故其之能害故曰天在內人在外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秋水 十八 莊子集注

天然在內而天德之所賦者在外故大宗師曰
知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若非為也
德在乎天德人任知則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
乎得此天然之知自而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
踴而屈伸與機會相應也反要而語極如
日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之
命則雖寄之人事故曰無以人滅天穿落之可
而本在乎天也故曰無以人滅天也若乃走
作過分驅步失無以故滅命為之者命其安在

南華真經評註

乎無以得殤名所得者常分謹守而勿失是謂
反其真真在內變憐蛇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
目憐心變謂蛇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予無如
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
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
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
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
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物之
足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
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秋水 十九 莊子集注

然則何自得其然也達遠之能聰明之變或能或否
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
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
動故萬物無動蛇謂風曰予動吾脊骨而行則
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
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
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
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眾小
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達其天
機則雖寄之人事故曰無以人滅天穿落之可
而本在乎天也故曰無以人滅天也若乃走
作過分驅步失無以故滅命為之者命其安在

三一 九三

所引者則謂此乃聖人可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絕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諒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當故書之求諒當竟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無窮心於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
情有所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秋水 二十 三 揚藏書

之勇也聖人則無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命非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通達矣故雖匡陳羣聖無異於紫極間堂也
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園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不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墮

井之藹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樂與乎井幹之上人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蹙泥則沒足漱趾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秋水 三十一 揚藏書

此猶小鳥之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
明大之不遊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
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鼃聞之適適然然規規然自失也
故自失大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負山商鉅馳河也
必不勝任矣
揚各有所不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埴井之鼃與且彼方毗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
言其無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
夫遊無窮

莊子內篇齊物論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秋水

莊子內篇齊物論

所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非其可也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伺伺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先往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筭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

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世安也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得莊子往曰南方有鳥其名鵲雛子知之乎夫鵲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鵲得腐鼠鵲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嚇各有所怪莊子與惠子遊於荍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游從容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秋水

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欲以相明相非而不可知也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也莊子曰子非魚也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也莊子曰子非魚也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也

李士曰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南華所知在樂而不在魚魚忘於水故其樂全人忘於魚故其知一莊子於此蓋將無言惠子亦將無問而復有是論者非問則至言無所托非言則道妙何以見直將祛天下後世離物我為兩者之蔽耳

諸理齋曰此篇問答一節深一節莊子一部

惟此篇深言之禪書萬卷曾不出此
 其平生命脉細究便見主於文字奇
 特淵玄尤須此老之筆
 歸震川曰一論大通之理二論大勝之力三
 論達命之事四論至言之妙五論全
 身之高六論心知之道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秋水

二十四

三陽藏書

自註明以爲

至樂第十八

一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爲有樂邪而今
 至樂無有哉將以爲無樂邪身以存而無樂今
 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
 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
 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
 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
 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凡此失之無傷
 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
 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內其形者夫
 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其形者自得
 其形者自得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惜嗇久
 憂不死何之若也其爲形也亦遠矣夫遺生然
 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列士爲天下
 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
 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
 活人善則過當故不用濟故曰忠諫不聽踵循勿爭庸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至樂

二十五

三陽藏書

性而臥。夜半獨覺。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獨覺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之。子獨復深頤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善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則無爲。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之之情。既無。死之之情。亦無。此莊子之旨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至樂

二六 三 揚藏書

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之。而己。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

樂。其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簞。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其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曉曉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其情名止。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至樂

二六 三 揚藏書

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實而適故。條達性常。福持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獨覺。獲達而指之曰。唯子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各以所。若果養乎。子果歡乎。未嘗死。未嘗生。不可。得。水則爲。得。水土之際。則爲。黿。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鳥。陵。鳥。得。鬱。棲。則。爲。鳥。足。鳥。足。之。根。爲。蟻。蟻。其。葉。爲。胡。蝶。胡。蝶。膏。也。化。而。爲。蟲。生。於。蠶。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鵲。鵲。極。干。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沐。爲。斯。彌。斯。彌。爲。

南華真經評註

二六 三 揚藏書

食鹽頤饒生乎食鹽黃視生乎九猷育內生乎
腐蠅乎奚比乎不學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
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
入於機此言一氣而萬形有
變化而無死生也

朱樂圖曰此篇不數百字而文更數樣奇怪

健古殆難奏泊

歸震川曰首言至樂在無爲只因生死關看
不破故多累次三段皆引達生死之
分者人生自適分量而已且一氣變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六 至樂 三十 第三篇藏書

化終在陶冶之內何常有生死邪

南華真經評注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七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明 歸有光熙甫 批閱
文震孟文起 訂正

莊子外篇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生之所無以
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知之所無
也表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達生 一 第三篇藏書

矣知止其分無稱其生也生有必先無離形
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字形太甚生之來不能
却其去不能止非我所能其間悲夫世之太以
爲養形足以存生而禍其養之而養形果不足以
存生養之厚則則世奚足爲哉莫若放雖不
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性分各自爲
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夫欲免爲形者其如棄
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
更生則幾矣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事與足棄

不側不以萬物易螭之翼何爲而不得得此道彼故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痿
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

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
善游者數能言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耳若乃夫没人則
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没人謂能潛沒于水底吾問焉而
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
也習以成性達若自然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
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視淵若陵

三洲城書

故視舟之覆于淵。猶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覆却雖多而猶不以惡往而不暇所遇車之却退于坂也。輕快以其性便故也取以无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婚也愈重則其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大欲養生全內者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學生者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擗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

五

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羆
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
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
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
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
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夫守一方
過鞭者不及于會通之通仲尼曰無入而藏
也雖其後者去其不及也陽既外矣而又出柴
內矣而入人之無出而陽之此過于出也柴
此過于入也無出而陽之此過于出也柴
立其中央而中通是立也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歸震川曰玩味
何之戒

名權而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
也實當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
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
也下殺一耳便太畏之至于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祝宗
人玄端以臨牢筴說筴曰女奚惡死吾將三月
撝女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肩尻乎彫俎
之上則女爲之乎爲筴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
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
得於豚楯之上聚俸之中則爲之爲筴謀則去

王之道

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疑者何也欲則身亡問人恒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謗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滴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有響戶內之煩壤雷震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鉉蟹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達生

六 三 陽藏書

洪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崒山有萑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穀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桓公驟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此章言而性得者達理也紀渚子爲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

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此章言養之以至于全者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竝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齊也同伏而游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達生

七 三 陽藏書

出也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不任水而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章言人有能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所不似人也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

韓愈曰成其

學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技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觀公朝若無則其巧專而外滑消性外之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錄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必取井則以天合天不離其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妙哉乃疑是鬼神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

南華真經評註卷七 達生

八 莊子

韓愈曰成其

求焉故曰敗不勝明至當之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枉倕之巧固任規矩也忘足履之失也忘要帶之適也百體皆適則知忘是非心之適也非生乎不內安不外從事會之適也所遇而安故始乎適而木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適者適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屬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卷七 達生

九 莊子

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然付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凡非真性造適乎無事之業凡自為者皆謂為而不恃非性自為耳長而不宰耳非宰而長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瞽盲破塞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謂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三一〇三

德譬之若載應以車馬樂鸛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

蘇老泉曰總是要完其精神

歸震川曰養生先要棄世次全神守氣要志

專要能忘次論財所養者然又在祛

疑在能斂順其自然忘其巧力又論

至人至言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達生

十一 三陽藏書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山木

十一 三陽藏書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歸震川曰不材才不材能無累乎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有其身而無其心。故其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灑心

去欲而游於無人之野。去欲。去其私欲也。游於無人之野。去其世人也。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建。立也。德。德也。建德之國。立德之國也。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真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各志其本步而人人自足其生可樂。其死可葬。言可終。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所謂去國捐俗。謂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其謂彼使市南子曰。君無形。侶。形。侶。謂無。謂。居。子。之。謂。以。為。君。車。與。

誰與為鄰。吾無憂。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所謂無所不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屋。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欲其則。君自此遠矣。超然獨立。故有人者累。以爲己私也。見有於人者。愛者見有于人者。累以爲己私也。見有於人也。因民吾願去君。

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大莫之國。大無之國也。無有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觸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已以見害。一也。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聞。無敢設也。非敢假設。以

蘇東川曰世安
皆利令爭道人
自居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山水

十六 三陽藏書

蘇東川曰世安

君子淡以親去利故淡也。小人甘以絕絕其利故。可常故有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大無故。時而絕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離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離而自合。之也。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主辭任異日桑扈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率率情不矯緣則不離率則不勞情不矯故常全。之以刑也。緣則不離。率則不勞。情莫若率。形莫若緣。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山水

十七 三陽藏書

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唯失之無受。人益難。物之難禁。無始而非卒也。始者于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人。與天一也。然自夫今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人與天一也。然自夫今之歌者。其誰乎。歌者非我也。則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桂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不可言與之偕逝之謂也。所謂不知之則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新待天而不受其損也。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為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旁通故可以物之所利。乃非已也。非已求吾命有在外者也。物之命非如瓦石止于形。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盜竊者私取之謂也。今賢人君子故曰。鳥莫知於鵲。鵲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寶。棄

三一〇七

之而走。避禍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未有自識外于人而

人存之者也。畏人而入于社稷存焉。爾。况之至

人間此鳥之所以猶知也。

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

而授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爲難也。何謂無始

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莫

變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

正而待之。無所爲懷也。

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凡所謂天皆明人之

不能有天性也。言自然則自然矣。人能故曰性。聖

人晏然體逝而終矣。晏然無務而莊周遊乎雕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山水

十六
三
藏
書

陵之異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
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
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蹢步。執彈而畱之。覩
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
得而忘其形。執木葉以自翳于彈而異鵲從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異鵲從而
利之。見利而忘其真。目能覩翼能遁此鳥之莊真性也今見利忘之莊
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恒相為累二類相召也。
夫有欲于物者。恒相為累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許之。詩問
也。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

蘇東坡曰此與戰國策同不及
者又彈詭策故
也作文如西河
晉書辭不盡之
意如執彈而擊
是也此隔妙意
在問彈而走

蘇東川曰梁林
廣人以財謀為
俗不知耻意

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在身而忘身，在人而忘人。聞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于此世而觀於濁水而迷清淵。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之道也。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不違其禁令也。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鵠感吾氣，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以見問爲戮，夫莊子推平于天下，故每言以出意，乃優仲尼，既老則上掃擊于三皇下病病其一身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

南華真經訓詁 卷七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言自賢之道無所不愛

柳宗元曰此言處世之道正與內篇人間世

参看

歐陽公曰以有用藏於無用只是箇虛已不

逐物不特美

歸震川曰乘道德以遊世若知若愚又須去

累虛已朴淡委蛇捐功名捐交遊安

貧順分勿逐物勿矜已此全身遠害之道也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也。人貌而天，而無與人同。虛緣而葆真，而物不能亂也。清而容物，大清者，忠於大，而無所容。以悟之，使入之意也消。已而物邪自消，而無擇

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其近吾所學者，直土梗耳。物也。夫魏直為我累耳。」
知至貴者，以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闇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漸見我，今也又漸見我。」

是必可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辭其步。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有斯辭也。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已如其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目我往意已達無顏淵問於

王制公曰。日坐道有一見大矣相讓已多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田子方

主三 楊藏書

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泊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衰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夫心以死為死。乃其死也。則心死者。乃家之大也。日出東方而入於

西極。萬物莫不北方。見也。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成行功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不見。見不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待盡。夫有不得變而為無。故一效物而動心也。日夜無隙。化恒而不知其所終。為死也。薰然其成形。又奚自哉。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不哀與。夫變化不可執而固也。故雖執其相守。不哀與。而不可令使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也。

莊子內篇齊物論

今人未嘗以此為女。待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非時馬也。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也。人之生也。夜也。有見也。言女始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服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女安得育之。吾服女也。甚忘。服也。言女去之。然思之。猶欲不及女。服吾也。亦甚忘。與。吾耳。不問賢之。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懸然似非人。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田子方

主三 楊藏書

有哀則心死者。乃家之大也。日出東方而入於

之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
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稿木似遺物離人而立
於獨也無其心身而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未
有而後有故遊于物初然後孔子曰何謂邪曰
心因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必求之于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
見其形莫見為氣之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
月化日有所為未嘗而莫見其功自爾後生有
所乎萌萌于未死有所乎歸歸于始終相反乎
無端而莫知乎其窮所謂迎之不見其後非是
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
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
至美無美至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
疾易殺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
大常也死生亦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變而不
夫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

南華真經評注

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
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棄棄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知身之貴
之若遺土耳苟知死生之變貴在於我而不失
於變所貴者我而無失也且萬化而未有極也
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解孔子曰
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
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汇也無為而
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
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
不脩而為也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
猶醯醢與醯醢者醢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
知天地之大全也比至全于老聃猶莊子見魯
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主方者莊子曰
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
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
地形緩佩珕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
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

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
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
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
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
一人耳可謂多乎德充于內者百里奚爵祿不
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
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外也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祗筆
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田子方 三十一 莊子藏書

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贏君
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內足者神文王觀於臧見
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辛癸非持其釣有釣者
也所求無常釣也其于釣釣而已文王欲舉而授
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
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
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頤乘駿馬而偏朱蹄
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
夫蹇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

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夫
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
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缺斛不敢
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所謂和其
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與衆務異則缺斛不
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天下相信故能
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
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
夜遁終身無聞為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
不遇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田子方 三十二 莊子藏書

身退乃可以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
又何以為夢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
也任諸大夫而不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
須也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列御寇
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盈貫謂也措杯水其肘
上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技右手放發發之適矢
復發矢去也謂適方矢復寓復寓謂矢未至的已
其發也當是時猶象人也之至伯昏無人曰是
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

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遠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冠而進之御冠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降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四子方

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邪

南華真經評註

汎觀濶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乎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人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四子方

陸鴻漸曰不假言說不假脩為要具有所存歸震川曰全德之人體道無迹循委順之理遊無為之境然知德者鮮矣無累無緊無事為先定其神志得失達存亡至矣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弁之丘而適遭無爲

謂焉知謂無爲謂曰子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

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

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

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

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子知之將語若

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聞反於帝宮見

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

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

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

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

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

言之道不可致道在自然非德不可至故稱德

不至也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

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

日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

無爲而無不爲也

物失其所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

人乎

知變之易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則未始知

生也

聚也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乎故萬物一

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

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

氣耳

耳死生彼我豈時哉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

我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

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

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

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

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

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明于黃帝則大自自然之與物聚乎可得而後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

其說必與于知
便其說必與于知

陳其說必與于知
便其說必與于知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有成理而不說此孔子之所以聖人者原天地
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任其自大
聖不作任其自觀於天地之謂也物宜與天地不
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神明不奪而物已
死生方圓其知其根也夫死者已自死生者已
其根者其根者未為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豈待
存焉存焉六合為巨未離其內計六合在無極秋豪
為小待之成體秋豪雖小非無天下莫不沈浮
終身不故也日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不行之
惘然若亡而存昭然若存惘然不形而神昭然
惘然不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畜之而不
故不知其可以觀於天矣與天謁缺問道乎被
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
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
腫焉如新生之續而無求其故言未卒謁缺睡
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
灰且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與變媒媒晦晦無心
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化舜問乎丞曰道可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夫
者非汝所能有也雖然而自舜曰吾身非吾有
有耳身非汝所有而況無哉舜曰吾身非吾有
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
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常制之由汝今氣
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
其委結而自成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而蛻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
所味故不知也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
而有邪望陽陽陽運動耳明斯道者孔子問於老
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瀹
而心澤雪而精神培擊而知夫道甯然難言哉
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
無形精神生於道皆所以明其形本生於精
皆由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
者卵生言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胎
者卵生卵不能易性而生明神氣之不可易也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
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迹之塗者放形骸于天地
之間寄精神于八方之表是以無門無房四達
與化偕行也邀於此者四枝僊思慮倘達耳

三十一一五

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人生而遇此
而精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厚日月不得不行
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此皆不得不然而
也且夫博之不必知指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
矣附集抑甚而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
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使各得其正分而已
淵乎其若海容悉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與化
乃無窮之運量萬物而不賤用物而不役則
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身而足萬物皆往資焉而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三十四 莊子

不賤此其道與運用物故我不賤此明道之
無功無功乃足至道之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
將反於宗不廷自本觀之生者暗醺物也
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
桀之是非死生豈未足殊果蘇有理
人倫雖難所以相齒然其知慧自相齒
從而聖人遭之而不違所遇之而不守
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謂偶如令帝之

莊子內篇齊物論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所與王之所起也如斯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
之過卻忽然而已乃不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
然溘然莫不入焉出入者變化之謂耳已化而
生又化而死是生物哀之不哀人類悲之
解其天陟墮其天表紛乎宛乎不形之
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無爲用心不形之
形形之不形不形則其形矣是人之所同知
也雖知之然不能任其自非將至之所務也
至此衆人之所同論也不務所以不至也彼至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三十五 莊子

則不論覺然不論則不至明見無值乃值死辯不
若賦道不可間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之則無
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指各所在
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稭曰何其
愈下邪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
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舉其
言無所不在而方復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狔也
每下愈況所者愈履其難肥之虞愈知豕肥之

莊子內篇齊物論

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况之于下汝唯莫必無
既則明道之不逃于物也必矣
乎逃物矣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至道若是
大言亦然明道不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
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
終窮乎若遊有則不能窮極也故同合而論
而後能窮極也無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
而清乎調而閒乎此皆無也參兄吾志空虛無往
焉而不知其所至焉故往而不知其所至焉往
焉則理未動去而來不知其所止焉順吾已往
而志已驚矣夫去而來不知其所止焉順吾已往
來焉而不知其所終但往來不由于知耳不為
常理也其彷徨乎馮閭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
窮焉問者虛邪之謂也夫知遊乎物物者與物
無際明物者與物自無際也而物有際者所謂
物際者也其有際故每相與不能不際之際際
之不際者也下物耳物者竟無物也際其安
在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
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明
物者者無物人明物之不能自物則
為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也 矧荷甘與

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矧荷
甘日中夢尸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
而起矧然投杖而笑起而悟夫死之不足
知子僻陋慢訕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
子之狂言而死矣夫狂而不信也故非老龍連
叔之徒莫弁獨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
子所繫焉人之宗主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
得處一焉未得其萬分之一而猶知藏其狂言
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明夫知通非言之所視
得也准在乎自得耳視
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
論道而非道也冥冥而論道非道於是泰清問
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
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
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
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
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
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
淺矣邪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

詩石誠曰只是
形名不可見

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凡不得
由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
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故默成乎不聞
至知形形之不形乎形自形其形形道不當名
有道名而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
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問道應則非道也而應
則非問者所得故雖道無問問無應而歸于自
然也乎問問之是問窮也所謂無應應之是無
內也實無而假有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三十九 三篇藏書

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知是以不過乎崑崙不
遊乎大虛若夫變落天地虛渺遠以光曜問人乎冥冥者不應而已矣光曜問
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
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
而不聞博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就能至
此乎子能有無矣而未無無也及為無有矣
何從至此哉此皆絕學之意也子道絕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矣故學之善者其唯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不學矣馬捶鉤之輕重而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
無豪芒之差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三十九 三篇藏書

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
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
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物無不資則將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
猶今也言天地常有乃將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
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
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虛心以待命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思求更無古
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思求更無古
無今無始無終非唯無不得化而為有也亦為物變萬化而不得一為無也未有一
子孫而有子孫可乎言世世冉求未對仲尼曰
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死夫死者獨化而死耳不以死死生者亦獨化而生耳待邪獨化皆有
所一體死與生各有天地生者物邪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謹得
耳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之矣而所謂物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

真西山曰其文
多如此故筆已
不足為異

思則川曰兩條
下兩句其多介
事也其有介乎
其及領之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四十

世錄藏書

王則公曰通可
謂之通於上人
焉其與焉

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
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
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取于自爾故思流顏淵問
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
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
以心順形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使形與物化
者一不化者也常無心故一不化一安化安不
化化與不化皆任安與之相靡直無心而恣其
順之必與之莫多不將不迎狶韋氏之圃黃帝
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言去無心而順化
乃聖聖之所遊處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釐也而況
今之人乎聖知也夫儒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聖
人處物不傷物至順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
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無心故至
順也將迎而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
樂與山林臯壤未善于我而我樂木里也哀又
繼之夫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也則凡哀樂之
來吾不能禦其去邪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
旅耳不能坐忘自得而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七 知北游

四十

世錄藏書

知之所遇者即知之知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
之所不遇者即不知也知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
知能與不能不能強能也由此觀之知知不能
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受生名夫務免千人
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
皆得齊知之所知則淺矣由知而後得者
蘇頌濱曰此章人名地名皆假為之者大旨
形容直起頓悟之得亦與前老子知
者不言等意
湛甘泉曰以不知為真知以有窮觀無窮
歸震川曰通篇以無知無為無脩立論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七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八

晉郭象子玄輯註

歸有光熙甫批閱

明文震孟文起訂正

莊子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其然。然知。離腫之與居。其也。執掌之。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八 庚桑楚 一 三 楊藏書

爲使。執掌。居三年。畏壘大壞。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澀然異之。而任其智。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夫與四時俱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平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子。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夫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夫春秋生。成皆得自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非由知也。今以

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不。然。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鮪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必有豐祿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雨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矜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八 庚桑楚 二 三 楊藏書

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去利違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若嬰身于利。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二子。謂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將令後世妄行。索簡髮而櫛數米而炊之。不也。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混然一之。無。舉賢則民相軋。性。其。所任。知則民相盜。夫。以。求。生。非。盜。如。何。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畫爲盜。日中穴。臣。吾。語。女。大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八 庚桑楚 三 三 楊藏書

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
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堯舜遺其
其後以南榮越楚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
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女形
分其抱女生無獲乎也無使女思慮營營若此
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
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
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
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目與耳與心與
不可獨相法效也則形之與形亦辟矣未有不
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則有間也今
謂越曰全女形抱女生勿使女思慮營營越勉
聞道達耳矣早聞形化也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
蜂不能化蠶蠶越雖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
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
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
見老子南榮越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
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

南華真經評註

何與人偕來之眾也快三言南榮越懼然顧其
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
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
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
驅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
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
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削臆之
間吾因以得女矣今女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
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女亡人哉憫爾乎
女欲反女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越請入
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
老子曰女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
乎猶有惡也夫外獲者不可繁而提將內提內
獲者不可繆而提將外提提其內也耳目外也
提者不可繆而提將外提提其外也耳目內也
則心術塞于內欲惡獲于內則耳目喪于外固
而後為通也外內獲者道德不能待而況放道
而行者乎偏獲者不可况外內俱獲乎將耳目
以獲之偏獲者不可况外內俱獲乎將耳目
持之持之能止也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

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赴之
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赴順聞衛生之經
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其性能勿
失乎得也無下益而知吉凶乎當則吉過則
能止乎止于能已乎故能舍諸人而求諸已
乎我而能脩然乎無能爾然乎無能兒
子乎兒子終日嗶而噓不噉和之至也任其
由終日握而手不捉共其德也非獨得也
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非係于色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庚桑楚 五 三 鴻臚書

不知所之任足之自居不知所為自任也與物
委蛇之也而與其波亦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
赴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若能自吹而用此
德之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非自爾夫至
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皆與物其不
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
相與為事簡然而往簡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
已曰然則是至乎此言而不可得曰未也吾固告
女曰能兒子乎非以此言為不至也但能聞而

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出則天子處則
者人舍之天助之常泰故能反居我人之所舍
然而人有脩者乃今有恆人而猶人則自有恆
定者發乎天光夫德宇泰然而定則其發乎天
光者人見其人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
定而人有脩者乃今有恆人而猶人則自有恆
者人舍之天助之常泰故能反居我人之所舍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庚桑楚 六 三 鴻臚書

以泰然而自得之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
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凡所
行非為難言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能知
止斯至也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焉為者
必敗理備物以將形順其成而不虞以生
心之虛者德之謂也散中以達彼理非中
也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天理自而非人
也者乃是人不足以滑成其成不滑不可
內於靈臺靈臺者心也清暢靈臺者有持者謂

其有非目而不知其所持者則持之而不可
持者也。持則不見其誠已而發。發而不可
當。發而不由。此業入而不舍。事不畢。每更爲失
當。此由已誠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
爲不善乎。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
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則獨行而不懼。券內者行
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有
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賈人所無猶借人見其
跛猶之魁然。夫期費者人見其與物窮者物
入焉。窮則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且存券外而跛者跛者不立焉能自容不能容
不能自容焉能容人。人不能容則去不能容
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身且不能容則雖已非
人。兵莫憐於志。鑊錙爲下。夫志之所標。莫大於
賊之心。則使之也。心使氣則陰陽敵結于五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而道皆通。所以惡乎
分者。其分也以備。不守其分而求備。所以惡乎

THE

蘇家川曰以
所生為之根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不反守其分內出而得是謂得死不出而無滅而有實鬼之一也性矣雖其

有斯生何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雖有斯

雖然無懷則生出無本然然自生入無發然然自死

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

而無發者有實言出者自有其耳其有實而無

乎處者字也字者有四方上下而有長而無本

剽者宙也宙者有古今之長有乎生有乎死有

經評註卷八庚桑楚

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死生出入皆然

故無所是謂天門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天

見其形是謂天門之天門猶云象妙之門也

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死生出入皆然

也然則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徒有多耳竟

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為門以無為門則

也無門有不能以有為有夫故必自有耳豈有之

所能必出乎無有此所以明有之不能為有而

無能為有而無有一無有一無有則遂無矣

明聖人藏乎是任其自生古之人其知有所至

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

論者曰曰三平
其義何謂
論者曰曰三平
其義何謂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庚桑楚 九 三 揚 藏 書

以加矣其大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喪其
之乎以死爲反也還也是以分已已分矣其
大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直
以生爲體以死爲屍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
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或有而無之
或分而齊之故謂三也此三者雖有盡與昭景
不盡然俱能無是非于胸中故謂之公族昭景
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此四者雖公
則向之三者有生職也氣也披然曰移是然而
已復差之有是其所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移是
有分則各是其所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移是
也是無常在故曰移嘗言移是非所言也移是

爲愚以微爲名以窮爲辱不能而安之所移是今之
人也夫古之人無是螭與學鳩同於同也同
所同是其所移之有是則辭以放以謝之兄則
以姬姬無所辭謝大親則已矣明也故曰至禮有
不人則不人者視人若己視人若己至義不物得
其宜則物至知不謀非自然知至仁無親至仁
才相親而信信者小信之實徹志
之執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
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
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
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盡胸中則正正則靜靜
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
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
動謂之爲此乃真爲非有爲也爲之僞謂之失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夫
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不知視而視不知知動
而知耳所以爲自然若知而後爲則知與也動
以不得已之謂德若得已而動則爲動無非我
之謂治動而後名相友而實相順也有彼我之

釋義曰曰唯
能自全其天
則能自全其
人則聖人也
若人則不能
未足知巧自
矣

得其寶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舉善中
則順 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有其自天也
取譽矣 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有其自天也
理常俱 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有其自天也
夫工乎天而俟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工乎天而
謂之全人全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即能守壽全
人則聖人也 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即能守壽全
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即不知而
謂工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物必適之天
下為之龍則雀無所逃好各得則遂安在
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
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庚桑楚

士 三 陽 藏 書

釋義曰曰以上
論其理與好惡
死生不得已而
為聖人之道

也介者棲畫外非譽也畫所以飾容貌也則
以好惡在畫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故不夫復謂不餽而忘人之所忘人忘人因以為
天人矣自然為天人之情則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
怒者唯同乎天而和者為然彼形骸胥靡而猶同
手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
出於無為矣此故是無不能無有欲靜則平氣
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
已之類聖人之道至粹于不得已則所為實功

南華真經評註

故聖人以斯為道也求
無為于恍惚之外哉

王元之曰此篇問答體而自分兩截滔滔中

時出奇句

劉須溪曰逃名養生以無為為宗使人不得

而名之

歸震川曰首論至德之人次言修身俟命次

舉生死學術之辨次言去累完德末

言遺毀譽好惡死生不得已而應世

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庚桑楚

士 三 陽 藏 書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欲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內外無可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其言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三

三

王龍溪曰若亡其一若喪其一此列生之物也

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卸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夫真人之言何過哉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發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是直樂鰲以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十四

三

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性之所好去國旬月見所營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無思則忘其所好無思也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鼯之逕踞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聲款其側者乎則大悅也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歎吾君之側乎所以未嘗終齒也夫真人之言而喜久得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之野而得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

食芋栗厭慈莊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不為君而太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如此連天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私自許者姦也夫姦病也故勞之唯

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假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愛民之速為民所尚為義假兵造兵之本也為義則名彰名彰則說與說與則與其可得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之乃成耳凡成美惡器也故成美者乃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民將以偽繼之形固造形仁義必作成固有伐則變固外戰常然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麗譙高樓也無徒驥於錮壇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士 三 楊 萬 里

宮步兵曰徒不富為義愛無藏逆於得耳夫無以巧勝人有所能則平無以謀勝人有所長則均無以戰勝人服而無勝名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則知吾為善君若勿已矣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擾能已之誠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假兵哉甲兵無所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駢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闡滑稽後

南華真經評註

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也聖者名而物迷矣釋欲之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與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事乃可以為天下也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脊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日出而遊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士 三 楊 萬 里

亦若此而已子又奚事焉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民自化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夫以過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過天師大隗至也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諍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得于內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招世之士與朝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七 莊子

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思
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
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隆士之不同若此
易其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
事則不比能同則事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
其志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事非其錢財不積
則貪者憂而得者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
之徒樂變干戈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凡
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已也苟不此皆
適時則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此皆
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士之所能各有其
故當其時物順其倫大則各有用矣是以順
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如也
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能而一家之
方以要時利故有也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
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不期而中謂之中
謂之中者善射是則天下皆惠子曰可莊子曰
可乎莊子謂中者非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
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六 莊子

爲五果孰是邪若魯達也則五子或者若魯達
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繁牀
而夏造冰矣魯達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
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
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
律同矣而操自以爲是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
無常也而改鼓之二十五弦皆動無聲則無以
非同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未始異於聲而
音之君已同應以此今其弟子然亦以且若是
者邪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然亦無異惠
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
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未始吾非
也也子便從莊子曰齊人躋子於宋者其命聞
也此爲至一從莊子曰齊人躋子於宋者其命聞
也也不以完其全此齊人之不慧也然亦自以
爲是故其求鉏鍾也以束縛乃及以愛鍾器爲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亡其子而
不能遠索遺其器期而亦未夫楚人寄而歸聞
者自非止之自是有斯謬矣夫楚人寄而歸聞
者自非止之自是有斯謬矣夫楚人寄而歸聞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十九 楚威王問

國未始離於學而足以造於怨也。獨上人也。夜半未嘗自以爲其今五子自是豈異焉哉。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望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目盡望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非夫不動之質。主言妙論。而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無所用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十九 楚威王問

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幫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者。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若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睦。不亢而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故無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二十 楚威王問

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則事鍾子已。而羣下無所措手足。吳王浮于江。故遠之。可也。未能盡遺。故僅可也。吳王浮于江。登平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揅。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疾。也。經續。搏捷矢。捷速也。矢往。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稱其志巧。遺色。南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二十 楚威王問

伯子恭隱凡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視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以得見子。恭爲榮。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子恭知夫爲。後而遠矣。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精仲去而泊然無心。格槁其形。所以爲日遠矣。

三十一二九

尼之楚

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必古之言者曰

丘也聞

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言者無言其言

耳

則舉言出於口故為未之言言於此乎言之

今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

敖

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此二子息訟以默

兵願有喙三尺

未嘗言耳是則雖終身言故為

口

未是不言彼之謂不道之道彼謂此之謂不

言之辯

此謂故德總乎道之所一雖無方然德

其大

其大歸莫過于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

其分

非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各自得耳非

也

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非其分故名

若儒墨而凶矣

夫儒墨敬同所不能舉故因故海不辭

東流

天之至也明受之無所聖人非包天地澤

及天下

而不知其誰氏也任是故生無爵無而

死無諡

所以名功功不在實不聚各知足名

不立

功非已為故此之謂大人若為而有狗不

以善

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非言所為而况

南華真經評註卷八徐無鬼

三三三〇

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於

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樂也子則祥矣

父則不祥子基曰歎安何足以議之而獨祥耶

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

吾未嘗為牧而群生於與未嘗好田而羈生於

突若勿怪何邪夫子所以出吾所與吾子遊者

遊於天地間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

於地隨所遇于天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

不與之為怪怪與也循常任吾與之乘天地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三

三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三

三

誠而不以物與之相與。斯不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斯不吾與也。然有世俗之債焉。夫有功于物。物乃報之。凡有怪微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行而無怪。其天命也。吾以是泣也。夫爲而然者。勿爲則已。奈何也。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需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如全其說。故不於。是則而需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留缺題。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

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獨化于玄冥之竟。故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豕是也。擇疏最自以廣宮大圓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非有道愛世之才而倫安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暴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徒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老婁者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常全耳若少則未成反長而矣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自至耳非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明得已耳豈比而利之。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場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于舜則形勢以目視目以耳聽。

陸家川曰無常

耳以心復心此三者未能無若然者其平也經未能去絕其變也循而玄會古之真人以天而自平待之居無事以待不以人入天以有事求無古

陸家川曰無常

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得夫各隨其所居耳千生為藥也其實
生得千死或後為失未始有常也
董也枯槁也雞靡也不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
可勝言當其所乘則無礙非其時則句踐也以
甲楯三千樓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
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鷗目有所適

陸家川曰無常

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各通其一時之用不能
有時而失故有時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
而悲矣解主也
之過河也有損焉外有者自然相與為單唯請
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櫻也已

陸家川曰無常

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則止
千分所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
以爲審故殆有則無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
於殉也殆有則無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
也不給改所以任其天然禍之長也茲萃也也

陸家川曰無常

也

陸家川曰無常

不能忘知則其反也緣功功不修而威其
之長也多端矣其反也緣功功不修而威其
果也待久不果而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記
爲有其故有亡國戮民無已皆有其不知問是
知能
也有而心而情心以故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
踐恃其所不踞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
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夫忘天地遺
莫可得而知也况欲知天之知大一知大陰知
所謂而可以無其心哉
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
通之道大陰解之用其分內則大目視之用其

陸家川曰無常

大目也大均緣之得其本性令各大方體之體
使多得其分則大方大信稽之
俱得所以爲大方也
大定持之之不能自定故持盡有天物無自
然者循有照無所作也冥有樞冥之則得其樞
也始有彼故我遠而不作也則其解之也似不解
之者夫解任彼則彼自解其知之也似不知之
也
也用彼不知而後知之我不知則後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
也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應物宜而不可以無
崖其分韻滑有實萬物各自有實也古今不

陸家川曰無常

也

代各自有故而不可以虧宜各盡其分也則可不謂有
大揚推乎有大張也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
之理可謂而知也莫為而惑若此也以不惑
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夫惑不可解故尚
是以聖人從而任之所以
皇王殊迹隨世為名也

真西山曰勞人損已驕人損已近君反為災
人歸反為苦總不為物所撓為真不
惑

陸放翁曰此篇多有隱晦難解之語如層巒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二十七

三篇藏書

疊嶂爭奇巖怪遊涉此者即可新耳
目長意見讀莊子到此不得草草三
復愈有深味

歸震川曰忘形去累不徇物不拘方黜聰明
巧知收斂忘言不求福不阿世聖人
冥智道無常尊局識見徇物變則損
已惟達觀道則至矣大矣

南華真經評註

已往明日以人

則陽第二十五

或子亦曰王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

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

劉瓛注曰楚人
之待其師人
能言之此從與
節陽上主僧
節陽若曰王
節陽若曰王
節陽若曰王
節陽若曰王

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
揭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

宅也彭陽之進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
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無德而有知不
自許以之神其文固顯冥乎富貴之地言已不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二十六

三篇藏書

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
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汝然無從樂
以修其身貴而可以通德為樂其達也使王公志
爵祿而化卑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
高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物自若其於人也樂
物之通而保已焉通使而故或不言而飲人以
和矣各自得其樂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望其風

三一三三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使彼父子而一聞其所施其所施則天地不二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人達網繆所謂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然者非性如何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搖作自搖作其天然也人則從而命之也非此自高故人不從下其名也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任知而行則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私故人美之今夫鑑者豈知鑑而鑑乎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和告則莫知其美于人有見物之美而爲之人則作名多鏡耳故人有美之若不相告即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夫鑑之可善由其無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若性所不好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人無愛若說耳然而事不相告則莫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合于愛人故能無已若愛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人由乎聞知則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昔之所謂時而衰也久舊國舊都望之暢然昔之所謂時而衰也草木之繆繆也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然則所謂聞聞者聞其性也以十仞之臺縣衆聞者也然則所謂聞聞者聞其性也以十仞之環中以隨成居空以隨物物自或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之然與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日與物化故常不化也聞嘗舍之言夫爲者何不常無我故常不化也聞嘗舍之言夫爲者何不夫師天而不得師天唯無所師與物皆殉其以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爲事也若之何則天猶未竟於地矣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無乃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爲之傳之而不自爲從師而不圖也任其自聚非固之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司其名之司其名所以名乎于物之名贏法得其兩見名法者已而功不在已之贏法得其兩見名法者已治于群司則其名達於見于彼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以盡矣若以

韓萬物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

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

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

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

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第

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

所苦也卒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

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

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

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

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

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兩角有國於蝸之左
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
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細也則天下無爭矣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
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三 則陽

窮日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

達之內也若存若亡乎君曰然然則大然則在無窮

之中若有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

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王與蠻氏

物耳有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

雖復天地之在無窮之中皆若如也況魏中之

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

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嗚也吹劍首者映而已

矣竟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守

猶一呖也孔子之楚舍於城丘之漿其鄰

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

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也自藏於

三十一三五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三 則陽

韓愈曰得道者遠世

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以不如其志。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夫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

焉。勿滅裂。未嘗不盡其分。昔子爲禾耕而鹵莽。

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子。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子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報之。

其不至其禾繁以滋。子終年厭飡。莊子聞之曰。

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遂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

之所致也。若各封。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莫爲性。佳章。欲惡傷正性。兼殺始萌。以扶吾形。

神氣。尋擢吾性。以欲惡引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溼膏。是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三 莊子

至分。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暮之。

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箇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入。

下事大。當有則。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入。

下事大。當有則。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入。

下事大。當有則。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入。

下事大。當有則。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入。

下事大。當有則。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入。

下事大。當有則。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入。

下事大。當有則。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入。

下事大。當有則。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入。

下事大。當有則。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入。

下事大。當有則。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入。

下事大。當有則。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入。

韓愈曰得道者遠世

可。以莫爲。其榮辱立。然後觀所病。榮辱自得。則無其所謂榮辱矣。榮辱立。則爭之。其所謂病。如貨財。

聚。然後觀所爭。富貴何爭乎。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

上有所好。則下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已。

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

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

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

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

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

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

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

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

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

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

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

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

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

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

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

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

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

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

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居莫之。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已。

公生成爲靈

不爲者不可謂爲。而愚者以爲之在已。不亦妄乎。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三
一
三
七

南華真

也作觀乎大山木石同壇合巽此之謂丘里之

言天下可知。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
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
者，以數之多者，就而讀之也。夫有數之物，猶不
數，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
大者也。道者，爲之公。物雖以通，通物無
以號而讀之，則不可通也。已有之矣，乃將得
比哉？名已而後，乃則若以斯，譬猶狗馬
其不及遠矣。今名之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
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一 莊子

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謂曰：陰陽相
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相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雖雄片合，於是庸有
之相照，照時之相代，也。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
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
過此以往，至於自然，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
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而然其非無能，有
之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有言，知不
也。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皆自

同無所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
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
於其理？或使或接者，有使物之功也。大公調曰：
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
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物有自然，非
由斯而贊，季斯而折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
可圖。指不爲或之使，莫之爲，下定於物，而終以
爲過。物有相使，亦皆自爾，而無所由，而過去，或
使以實，使之莫爲，則虛之也。使有名有實，是物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二 莊子

居之所在，無名無實，在物之虛，物之所存，可
可意，言而愈疏。故求之，主言，主生，不可忘，然
自生，制不由己，死不可但，然自死，死生非遠
也。理不可觀，通乎身中，而無見，或之使，莫之爲
疑之所假，此二者，世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
之末，其又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也。物理無窮，故其言無窮，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
終始，如日使然也。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故不能
者也。道之爲名，所假而行，假名之曰道，或

歸震川曰：此篇精到之語，却與內篇無異。

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之義則足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之意則不足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道物之極言莫為而非言非默議其有極言默而議也

曾南豐曰：此篇精到之語，却與內篇無異。

陸儼山曰：人當求道，不可以名利役役大道。

混然不必求，起止不必言，有無。

歸震川曰：一言至德，感人二叙道本統同二。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九 三篇藏書

指見道息爭四指得道避世五言學

深造六言化先正已七言道本無分

別八論靈公未陳至言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八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九

三九 三篇藏書

晉 郭 象 子玄 輯註

明 歸 有 光 熙甫 批閱

文 震 孟 文起 訂正

莊子外篇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善惡之所致，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荑弘死於蜀，藏其血。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外物

三九 三篇藏書

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

孝未必愛，故孝已愛而曾參悲，是以至人無心，

道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字，則流，陰陽錯

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

焚，大塊所賦，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苟不能忘

所適而陷于憂，螻蟻不得成，於之愈重，則所成

不得，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所為者，慰譬沈屯，

非清也，利害相摩，生火甚多，故也，衆人焚和，衆

存懷則其和焚也，月固不勝火，火而勝則多

三十一三九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外篇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外篇

於是乎有償然而道盡莊子曰：道不可得，而道盡於道。莊
周家貨故往貨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
得邑金將貨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
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
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
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
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
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
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
枯魚之肆。莊子曰：枯魚之肆，即魚市也。其不索而大何？任公子為大鉤巨
罾，五十犢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而
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鉤沒而
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
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
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輪才諷
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
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
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民之風俗，其不可與

經於世亦遠矣。莊子曰：此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以詩
禮發家，大儒臆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
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
生於陵阪，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贅，壓其
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詩
夫儒者乃有之。陳述也。其其人，道不虛行，故
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
上而趨下，長上而末，僂而後耳，耳却近後，視若
營四海。莊子曰：營四海，即營天下也。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
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
容知，斯為君子矣。莊子曰：仲尼至，即仲尼至也。仲尼揖而
退，受其感，然改容而問曰：棄可得進乎？莊子曰：仲尼揖而退，即仲尼揖而退也。
引其不，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
之患，世為之則其患甚矣。抑固竊邪？亡其略弗
及邪？直任之則民性不棄而皆，惠以歡為終，終
身之醜，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中民之行
進焉耳。莊子曰：不可長，即不可長也。相引以名，相結以隱，隱
也。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者。

韓愈曰知不知

韓愈曰知不知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外篇

四 三 鴻藏書

及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謂之則全聖人踴
 踏以與事以每成功其功每成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終不可載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子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矣且平左右曰有君曰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烹之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上吉乃

判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因神有所不及也神如之不足恃也如是則知有所因神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不用其知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鵜鶘得魚去小知而大知明小知自去善

而自善矣去善則善無所善無所嬰兒生無

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若其說而學彼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外篇

五 三 鴻藏書

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手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聖應其內而事而發已言其外以似事情莊子

曰人有能遊且不得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性之所能不得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

夫流通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非至厚則其能任其

不顧人之所好不以之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

而無以相賤所以為故曰至人不留行焉

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古無所

天孰能不波隨時而動唯聖人乃能遊於世而不解所任為正

不學故非學也承意不彼彼意自然故承而用

微為知知微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當通而塞則理有

三一 一四一

韓昌黎曰此言
虛之爲用

之有知者侍息凡懷生者無不知其不般非天之
罪般當也夫息不由知而然後失當失當而
利之由人非不天之穿之日夜無降
則顧塞其竇無情任天胞有重關
遊遊也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
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
不勝自然之理有德溢乎名修德者過其當
名溢乎暴名美于德則謀稽乎誠
由乎爭無用知則樂生乎守也
官事果乎衆宜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外篇

莊子

劉瓛漢曰其意
甚公語不達次
亦有深意

衆之所宜者春雨日時草木未怒生銚鏹於是
乎始脩夫事物之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
其然夫事由理靜然可以補病非不皆誠可以
休老非不寧可以止遠
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不聖人之所以誠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
問焉君子所以誠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
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外篇

七

莊子

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
者半於斯而孝者與
之湯與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師弟子而踐
於款水諸侯爭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蹈河
在在龜得危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意乃忘言

不知大道

歸震川曰狗外則伐生損道則有釣利者有
盜儒者去於泯智無爲高行貴在得
意忘言也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寄之他人則十重言十七世之所重

七見見庖言日出和以天倪天倪謂自然之理也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言出于已言出于已吾達之吾達之

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

也父之譽子多不信然時有信非吾罪也人

之罪也已雖信而信之者不與已

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非也同於已為是之異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於已為非之三異同處而二異其所以是

非非外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者艾

期年者是非先也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

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

謂陳人直是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其信庖言日

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夫自然有分

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其言則彼此是非

南華真經評註

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

終身不言未嘗不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而不可有自也然而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

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

乎不可不可於不可不可於不可

所然物固有有所可各自然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孰得其久天唯言物制而任其萬物皆種也

以不同形相禪原其氣則一始卒若環

倪也夫均齊者豈安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

六十而六十化與時始時所是卒而非之

九非也變者不可常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

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力之所為故時任

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其才

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

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

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

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

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

而巳若使人心
服不遠以定天
下之民
服之矣乎
不可得見善不
能及也

嗚而當律言而當法鳴者律之
愛則生亡矣律者
法之所出而法律者聖人之能明利義
之耳故無不當而律之言本之善焉也

陳平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服因

1

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始
惡。是非利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使人乃以

心服而不敢違立定天下之定以所宣心故

衆人之心服矣。我則衆心倍多。請耳。
通立哉。吾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爲乎已。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故無不及留子再仕

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御仕三千
鐘不洎吾心悲也洎及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齊俗

十三 坤 書

可謂無所縣其罪乎縣係也謂參仕以出曰旣

已縣矣係于縣以養也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現以

德祿三釜

三千鍾如窺省蚊蚋相逼乎前也夫無係青視

子蕃曰自吾聞子之言一手而野外三年而

子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室而聖稱也
不自三年而通一通彼四年而物與物五年而

來自得六年而魁入外形七年而天成無所八

九年

九年

有爲死也生而有爲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自

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然而果然故適無不

也。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皆已莫知

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理必自發不由于知非命如何莫知。

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

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寓言

十一

三編藏書

無鬼邪理必有因致也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

有鬼也則華相應而無靈也衆罔兩問於

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袂髮

而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也止何也景曰
 叟也奚有問也動運自爾子南而不知其所

以自隔後不
予獨甲也蛇
蛻也似之而
非也

形而火與日吾屯也隆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

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以待者至

千無待而獲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齊人

土

歸震川曰：精悍外。

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平直曰：強陽，運動也。陽子居南之沛，老聃來耳，無危不可問也。
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雖雖野野，而誰與居？
雖雖野野，野之貌。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人將以難而致之。
子居斃然笑，答曰：敬聞命矣。其往也，各者也。將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齊俗

十一 莊子

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揚者避竈。
形自曰：公，尊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於其也，而為之也。

蘇東坡曰：此莊子自叙其作書之旨，末以老

子為宗，略取楊朱

歸震川曰：首敘言有三項，次二段言拘係老

皆無取，又論功有驟進，莫執生死有

無之迹，末責賴斂

南華真經評註

歸震川曰：以事

稷王第二十八 齊俗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
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齊俗

十三 莊子

曰：子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蓀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援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賈父居郤，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

歸震川曰：孟子謂不爭地以害

三一 一四五

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與也。大
王豈愛日與人之見居而殺其弟。而人之又居
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之矣。爲吾臣。與爲
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書所養
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王成國於岐山
之下。夫大王豈愛。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
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
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
不惑哉。越人三世執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
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
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
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
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
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
爲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于華子見昭儀侯昭
儀侯有憂色。于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
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
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

儀侯曰。寡人不攫也。于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
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
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
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儀侯曰。善哉。執寡人者
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于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問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
守陋閭。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
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
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還
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
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
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宜以治天下。由
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爲身
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
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
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
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擊者
輕也。夫生者。豈特隋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蘇頌曰士
道之士也
居君之國
而窮君無
乃為不好
士乎

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之室而相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供饗而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難乎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謀王

十六 陽城郭

陸象山曰陽城郭
而屠羊說走而從
屠羊說走而從
屠羊說走而從

於昭王昭王及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及國說亦及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及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是軍入郢越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謀王

十七 陽城郭

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態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喻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提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綆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

三一 一四七

同日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渴。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欣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前此章曰。隱此一段以爲富貴。學道者之辭。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譚王

十八 三 馬 藏 書

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平道。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傷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取

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人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公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崔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茫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譚王

十九 三 馬 藏 書

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穎陽。而共伯得乎丘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犀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
孔子曰。士志于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遠。高風遠邁。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

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曰強
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起
之以讓下隨下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
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也以我爲貪也吾生
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
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魯光曰知
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
不立乎魯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
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
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
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魯光曰如十
夫輕天下者不計自有所重也時無所重則死
耳然然無所計則死矣然則死矣然則死矣然
投之爲哉若二子者可以爲殉昔周之興有士
名墓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昔周之興有士
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
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
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
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

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畫
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
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
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適時自利也今周見殷
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
狂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
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
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開周德衰其並乎周以
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
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
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疾行獨樂其志不
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
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
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節以終其志也
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彼其風者雖
貪目之人乘天聽人紫庭稱時假然中路而歎
况其凡乎故夷叔之徒足以當彼矣對伊呂矣
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爲聖位不獨高
于家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爲然其風少許以可
遺也曰夷叔之辭安在曰詩由之貌使人飾讓
以求達遂至乎之喻也伯夷之風使虛暴之君
得賜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辭使天下貪
目之徒敗行暴逆唯聖人無遠故無弊也若以
伊呂爲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
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亦

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蘇東坡曰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蓋其

枝葉太蠱恐為人所竄易

歸震川曰此篇歷引簿富貴而重生安貧賤

而樂志者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三

三

盜跖第二十九 卷九 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

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掘戶

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

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

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

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

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

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

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

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

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

今先生之能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不如

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

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

孔子不聽顏回為駁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

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餽之孔子下

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故拜

見

盜跖第二十九 卷九 盜跖

卷九 盜跖

三

三

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終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餠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友走再

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矚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願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

且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烈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

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

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捷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殖於衛東門之上，是子

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殖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執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其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離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二十六

三 陽明書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二十七

三 陽明書

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騂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

歐陽公曰：此章亦自述也。

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此其因衆之所發中而亡之歸王封可也子張問不因衆而獨用已歸盜跖不可論也

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執惡執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既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正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

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此章行則行矯士則士矯故行賤無足問於知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三十一 盜跖

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昨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懼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

言而意自達
形而實自達

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饒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使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三十二 盜跖

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雅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

盜跖先曰盜名
盜跖曰可謂上
盜跖曰可謂上
盜跖曰可謂上

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害者，物莫
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
聲，口嗽於鵝鵝醴醴之味，以惑其意，遺忘其業。
可謂亂矣。後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
苦矣。貪財而取，慰資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
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
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
而不含，滿心戚離，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
疑劫，諸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
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
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
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
利，則不得，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此學合
知足者
足常

韓文公曰：識侮列聖，戲劇夫子，蓋效聖莊老

而失之者

王荊公曰：語鋒略與史記日者傳相似，其文

肆而逸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九

陸秀夫曰：此章雄氣逸如洪源疾注，不可殫
遇

歸震川曰：此篇凡三段，皆言不矯行傷生以
求聲名富貴有激之談也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十

晉 郭 象 子玄 輯註

歸有光 熙甫 批閱

明 文震孟 文起 訂正

莊子雜篇

說劍第三十八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

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俚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嘗為劍太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十

二 三 楊藏書

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拔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

三自下利者
以至下地生
實時之無時
方也唯人可
以御器後臣
諸臣而天下

得并舉曰為
者其所以為
許得錄者今
與否則之利
不利國之安
可知已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說劍

三 三 馬藏書

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
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
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
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
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
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
忠勝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銑此劍直之亦無前
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
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
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
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
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
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
頸項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意於鬪難一旦
命已絕矣其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
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
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
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

南華真經評注

服弊其處也

韓昌黎曰此篇類戰國策士之雄譚意趣薄

而理道疎識者謂非莊生所作

歸震川曰舉大明小諷諫之例通篇一意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說劍

四 三 馬藏書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
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
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
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
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
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
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
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

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百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

不有貶祿不持大夫之議也延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責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追之謂之佞希寬道言謂之

釋曰：此章論漁父之問，而承前章之義。

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折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而適倫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封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

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過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

學漸淵曰船行
以水波去遠則
更完

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問。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存倨傲之容。今漁父杖聲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褻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辭。汝夫

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出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此篇言無江海而問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蠢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固所以爲至人之道也。

韓昌黎曰論亦醇正但筆力差弱於莊子然

非熟讀莊子者不能辨

孫莘老曰此篇較盜跖說劍諸篇頗勝辭旨

明白無勞箋解

歸震川曰大意言不宜分外求世惟守其真而道存矣○通篇一段問答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之家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外形謀成光舉動便解而以外鎮人心其內實不使人輕乎貴老使人貴老之情焉也而整其所患言以美則所患也夫餐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列御寇

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伯昏瞀人曰吾之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屢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伯昏瞀人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蹇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

南華真經評註

孫出異也先物始也惠惠不用必且有感搖而木才又無謂也彼有則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入毒也細巧人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耳過此以下至于昆蟲未有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呻吟三年而緩為儒也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里澤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列御寇

者予也閻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其功也故感而自死而見其功已能自化而化弟令墨弟由已化而不能離已已良師而便怨死猶誠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入而報其入之天習之功為報其性不報其性而已然則學習之功彼故使彼故使彼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言其美其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報其親也無其身以平性者貴賤不失其倫齊人之井飲者相梓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夫穿井所以通泉吟詩所以適性也泉亦無所穿無性則無所吟而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

徒識穿針之末功。因欲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
於而有之。不亦妄乎。
而況有道者乎。觀錄之。以爲學。又故能任其。
分別。至死不悟。

古者謂之通天之刑。通天者。也。故刑戮及之。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安聖人。無安無。
也。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故所以爲衆。

也。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
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知。
也。天地未嘗開言。以引。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
也。感其至分而已。

益單于金之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千。泥。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列御寇 士三 楚陽藏書
無貴于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雖必然而不。
遠功。其衆人以必不必之。故多兵。雖必然而不。
安。其衆人以必不必之。故多兵。雖必然而不。

則亡。不得已而用之。以作小夫之知。不離苞直。
卒。廣。道。問。之。具。小。如。其。獨。敵。精。神。乎。寒。淺。小。後。
所。得。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

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小夫之知。而欲兼濟道物。
之。累。則。迷。也。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
而。失。致。也。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
無。爲。

而任其悲哉乎。汝爲知在豪毛。得者知而不知。
大寧。性。入。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
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
曰。夫處窮閭陋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有商之。
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
長也。莊子曰。泰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
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
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夫事下然。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列御寇 士四 楚陽藏書
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坂平仲尼。也。夫。

事華辭。以支爲旨。無實而意趨。出也。忍性以。
視民。而不知不信。而遂忍性。自矯。以。民。上。

不自知也。遂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今以。
則。後。世。百。姓。垂。直。外。形。從。之。而。已。乃。以。彼。宜。安。

與。彼。百。姓。也。安。家。公。也。彼。與。女。各。自。有。子。願。與。
以。善。已。也。誤。而。可。矣。正。不。今。使。民。離。實。學。僞。非。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列御寇

十七

車十乘以其十乘驪稱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
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
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
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之者必遭其睡也
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
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
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矣夫
富貴少願而民望也若挾持而乘天爵以要人
士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
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也或聘於
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綵
食以芻菽及其牽而食於大廟雖欲為孤犢其
可得乎樂生者畏犧而解體開生而莊子
將死莊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
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
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第子曰吾恐烏鳶之食
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
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一
家之平千萬物未若以不微微其微也不微微
任萬物之自平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列御寇

十八

其所見受使多神者微之明者唯為之使夫
明之不勝神也久矣明之所及不過于形骸也
自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
乎夫至顯則用發于彼而功藏于物若待其
揚升菴曰外篇唯列御寇言為最學者牽
於所聞遂傳為偽不敢誦竟不知其
妙在何處則與耳食者何異哉
又曰吾讀莊子列御寇至巧者勞而知
者憂數韻調絕倫實諸子所不及者
誰謂外篇之非真邪

諸儒明以爲

天下第三十三 式

諸儒明以爲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
爲其所有爲則與爲也爲其古之所謂道術者
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
而後降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物
各歸其根而一而已無待不離於宗謂之天
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
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凡此四者一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
耳所自言之具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天下

二十九 萬藏書

以樂爲和而爲慈仁謂之君子此四者之類
所服也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
其數一二三四五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
以衣食爲主藉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
養民之理也良理然故古之人其備乎古之
何之四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
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未不備六通四辟小
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
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數度而可明者
雖多有之已疎外也

南華真經評註

諸儒明以爲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天下

二十九 萬藏書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鄭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
明之能明其述耳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
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製
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將或稱而
道之耳而復不能常稱天下大亂用其述而賢
聖不明又未易也道德不一穿鑿天下多得一
各信其偏見察焉以自好夫聖人統百姓之大
而不能都舉察焉以自好夫聖人統百姓之大
而皆情于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
淡漠焉風則及之人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
殊修學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
百家聚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所長不周雖
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備作也判天地之美
析萬物之理曲故則判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
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者乎是故內聖外王
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遇全人難天下之人各
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
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
之大體則天地之純也道術將爲天下裂裂
也通術流弊遠各當其方或以主不修於後
物則物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

好石口口口口
以清油為宗信
故其

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物後則度以繩墨
自矯矯屬而備世之急餘而急有備有古之道
術有在於是者墨翟滑楚聞其風而說之為
之大過已之大順不復更來作為非樂命之曰

解大律曰王不

歌此無服不律
無服亦無莊子
何則其所以不
可應者其意也
也

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闕夫
不足則以闕為是今墨子令百姓其道不怒自
也又好學而博不異異物皆同乎已也不與
先王同先王則法其異然同焉毀古之禮樂
後其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王三 三陽藏書

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
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
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
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
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物皆以任力解
然天下更非所以為愛也未敗墨子道道德雖
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雖
成墨而不類其生也動其死也薄其道大殷無
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

道教學術 訊網站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王三 三陽藏書

聖人之道夫聖人之道能使民得性反天
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
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王者必合天下之性
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
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
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腹脰無毛沐甚
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
此墨子徒見禹之形勞使後世之墨者多以憂
褐為承以跋踣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用
苦為法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非
時而守其道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
墨者苦獲已商鄒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
不同相謂別墨必其各守所見則所在無通以
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舛偶不件之辭相應以
巨子為聖人巨子最能辯其行皆願為之尸主也
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為欲孫巨墨翟禽滑
釐之意則是意在不修靡而備重其行則非也
過故也 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腴無腹脰

隨山曰期

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雖莫大乎治之
下也。任來適性為上。今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
也。其真好聖賢不將來之不得也。雖枯
槁不舍也。所以為才士也。夫非有不累於俗不
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也。願天下之安
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餘望以此
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鉅尹文聞其風
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接萬物
以別宥為始。不敬令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三

以聯合驪以講海內。合講今和也。請欲置之
以為主。二子請得若此者。見侮不辱。民為急也。
救民之闕。禁攻寢兵。救世之戰。所謂以此周行
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
理然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所謂雖然其
為人犬多。其自為大少。不問其自化而強以曰
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斯明自為先生恐不
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
活哉。謂民亦當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揮斥高曰

南華真經評註

計石賦曰

君子不為苛察。勉也。不以身假物。其力也。以為
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所以為技以禁
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為內。其小大精粗。其
行適至是而止。不能輕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
然無主。任也。趣物而不雨。趣故一不顧於慮不
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說之。齊萬物以
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
能覆之。大進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三

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用教則不至
乃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
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謂知去已而
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謂知去已而
又鄰誤。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任而笑
無為。人各自能。則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
聖。使物不殆。推拍斡斷。與物宛轉。有推拍故未
合。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能
知是之與非。苟之與後。雖然而已矣。任推
目然情苟免。當時之也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三十五

而後行曳而後往所謂徐子若飄風之還若羽
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功靜無過未嘗有
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
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患生于譽譽
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然彼能
夫塊不失道如土也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
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夫主知任仕
照所以為賢聖也而云土塊乃不失道適得怪
人若土塊非死如何棄保所以笑也

焉未合至道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

焉故為說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

焉故為說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

焉故為說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

焉故為說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

焉故為說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

焉故為說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

焉故為說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

焉故為說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

焉故為說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

焉故為說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

焉故為說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

焉故為說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

焉故為說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

焉故為說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

焉故為說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

焉故為說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

焉故為說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

焉故為說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

於谷不得也以深為根理微為太初之極也以約為紀去甚也曰堅則毀矣夫至剛則剛金石無堅也銳則挫矣進則挫退則挫於物各守其分則不削於人性也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務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在化在芒乎何之忽乎何適無意也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在化在芒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觸見之也不意欲使以天下為沈溺不可與莊語累于形名以莊語為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其言通至理也不謹是非已無是非故以與世俗處于物其書雖瓊瑋而連珠無傷也遺與物合其辭雖參差而詠詠可觀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多所上願造物者遊而下與計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闕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狎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三

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也莊子通以與說他人無異家其辭明為莊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外駁其言也不中麻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脫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野有天下大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尖不執山出口輪不據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蛇長於力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雖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也牛三百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天下

三

其大也然其終
則漸無術此語
可思

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圖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綽問。

南華真經評註

二十九

歸次川口應
學時恨明遠
定與景衡走
而已

陳矣。由天地之道觀施惠之能其猶一晷一黍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譽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昔吾未覽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尺蠖連環之意而皆云莊生之言足以莊生爲辯者之流案此篇較詳諸子至于此事則曰其理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夢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致與所謂無用之談也然膏粱之子均之黷弄或倦于典言而能辨名析理以宣其氣以傷其思滿于後世使性不邪蕩不黷賢于博奕者致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新人民
人貴
貴人

28

南華真經評註

卷十 天下

三十三

蘇老泉曰序古今之學問猶孟子末篇意自
列其書於數家中而序鄒魯於總序
前便見學問本來甚正
丘瓊山曰此篇直序體中分五節要在明道
故機軸稍異然奇正險易迭相爲經
精神命脉隱中自見史遷稍湊泊班
固便遠甚
歸震川曰先叙道術根原後別諸子而莊生
自爲一家未嘗忽子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十終